





唐會要卷第四十七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暨脩國史上柱  
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封建雜錄下

封諸岳瀆

議釋教上

封建雜錄下

正觀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又以司空長孫無忌為趙  
州刺史改封趙國公尚書左僕射房玄齡為宋州刺  
史改封梁國公故司空杜如晦密州刺史封蔡國公



特進李靖為濮州刺史改封魏國公特進高士廉為  
申州刺史改封申國公趙郡王李恭為觀州刺史改  
封河間郡王同州刺史尉遲敬德為宣州刺史改封  
鄂國公光祿大夫李勣為蘇州刺史改封英國公左  
驍衛大將軍段志玄為全州刺史改封褒國公右領  
軍大將軍程知節為晉州刺史改封盧國公兵部尚  
書侯君集為陳州刺史改封陳國公任城王道崇為  
鄂州刺史改封江夏郡王太僕卿劉弘基為郎州刺  
史改封夔國公金紫光祿大夫張亮為澧州刺史改  
封勛國公詔曰周武定業胙茅土于子孫漢高受命

誓帶礪于功臣豈止重親賢之地崇其典禮抑亦固  
磐石之基寄以藩翰但今之刺史古之諸侯雖立名  
不同而監統一也故申命有司斟酌前代宣條委共  
理之寄象賢存代及之典司空無忌等並策名運始  
功叅締御即今子孫世世承襲非有大故無或黜免  
餘官食邑並如故其後無忌將之國情皆係戀不願  
是行辭不獲免謬出怨言以激上怒云臣披荆棘以  
事陛下今海內寧一乃令世牧外州復與遷徙何異  
因上表固讓太宗謂之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之通  
議也意欲公之枝葉翼朕子孫長久藩翰傳之永久



情在此耳而公等薄山河之誓發言怨望朕亦安可  
強公以土宇耶太子左庶子于志寧以古今事殊恐  
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竟從志寧議劉秩政典曰我  
皇帝思侔前古永傳後裔下無山甫將明之才乃聽  
百藥偏昧之說伸群臣之小讓挫為國之大國設爵  
無土署官不職王澤不布人無承化遂令刑辟未弭  
國用不殷權柄擅于后氏社稷絕而復存之由在于  
取順而難逆絕欲奪之原在于單弱而無所憚此即  
事之明驗也百藥不詳秦漢晉宋齊隋得失之異謂  
不足法復忽淳于賈曹劉陸成敗之說委之天命天

之所命人事而已棄人事捨天理滅聖智任存亡也  
故建侯者所以正家嫡安父子之分使不相猜二豈  
藩屏王室而已哉夫先王之尚封建也非止貴于永  
久貴其從化而省刑放郡建則責督責在則刑生國  
開則明教明則從化從化之行因于封建封則諸侯  
之制與天子備同備同而禮殺禮殺然後可宣教化  
宣化教則仁義長仁義長則尊卑別禍亂息此封建  
之所以易為理也郡縣之理可以小寧不可以久安  
可以責成不可以化俗嗚呼上無堯舜猶可也有堯  
舜之德故廣其澤此何以哉自漢以降雖建失道然



諸侯猶皆就國今封建子弟有其名號而無國邑空封官寮而無蒞事聚居京輦食租衣稅國用所以不足也二十二日勅五等封加開國之稱

十六年皇子年幼者多任都督刺史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曰昔兩漢以郡國理人除郡以外分立諸子剖土分疆雜用相制皇唐州縣粗依秦法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以王之骨肉鎮扞四方此之造制道高前列如臣愚見有小未盡何者刺史都以帥民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內蘊恩遇一不善闔州勞弊是以人君愛恤百姓常為擇賢或稱河潤九里京師

蒙福或人興歌詠生為立祠漢宣帝云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如臣愚見陛下王子之內年齒尚幼未堪臨人者留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威不敢犯禁二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漸知為人審堪臨州然後遣出謹按漢明章和三帝能友愛子弟自茲已降取為準弱封立諸侯各有國土年尚幼小多留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三帝伏諸王數千百人唯二王稍要自餘餐和染教皆為善人此則前代事已驗惟陛下詳察焉上深納之

大足元年二月冀州人蘇安恒上疏曰臣聞自等明



王之孝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當今梁定河內  
建昌諸王等承陛下蔭覆並得封王臣恐千秋萬歲  
之後于事非便臣請黜為公侯任以閑簡又聞陛下  
有二十餘孫今無尺土之封此非久良之計也臣請  
四面都督府及要衝州郡分上而王之從今年尚幼  
小未聞養人之術臣請擇立師傅成其孝敬之道將  
以來輔周室藩屏皇家使累業重光饗祀不輟斯為  
美矣豈不大哉

神龍元年二月十四日追封后父韋玄正為上洛郡  
王左拾遺賈虛已上疏諫曰臣聞孔子曰唯名與器

不可以假人且非李氏而王自古盟書所棄今陛下  
創制謀始垂範將來為皇王令圖子孫明鏡斥復未  
幾后族有私臣雖庸愚而知不可史官執簡必是直  
書先朝贈太原王殷監不遠如渙汗既行憚改成命  
臣望請皇后抗表固辭使天下知弘讓之風彤管著  
冲謙之德不納

其年五月十五日侍中敬暉等以唐室中興武氏諸  
王宜削其王爵乃率群臣上表曰臣聞神器者天下  
之至公必歸于有德王極者域中之大寶必順乎天  
命歷考前史詳觀帝業皆不並興莫不更王故三皇



氏沒而五帝氏興夏殷氏息而周漢氏作何則帝王  
之曆數必應乎五行水盛則木衰木衰則金盛天地  
之氣運必順乎四時春往則夏來暑退則寒集則知  
五行之數帝王不可違之則宗社不安生人不理四  
時之序天地不能變之則霜露不時永旱交錯自有  
隋失海內分崩天曆之重歸于唐室萬方樂業荷  
撥亂之功三聖重光布生成之德可謂有功于四海  
有德于烝乂自則天皇后臨朝御帝圖明目達聰躬  
親庶政則有讒邪凶孽誣惑膚哲御害宗枝誅夷殆  
盡忠臣義士寔所痛心自天授之際時稱改革武家

子弟咸預封建十餘年間寔亦榮極于時國家藩屏  
豈得並封物不兩盛時使然也今神器大寶重歸陛  
下百姓謳歌欣復唐業臣又聞之業不兩盛事不兩  
大故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前聖之格言先哲之明誠  
自皇階及正天命雜新武氏諸王封建依舊生者既  
加茅土死者仍進賦邑萬夫失望鄉士寒心何則開  
闢已來空有斯理帝王之道寔無此法陛下縱欲開  
恩以行私惠豈可違五行曆數乎垂四時寒暑乎又  
海內衆情朝廷竊議為武氏諸王身計適將有損何  
則處之未得所居之寔恐未安陛下雖欲寵之翻乃



禍之亦于事未立定分于理不遵古典故也且唐曆  
有歸周命已去爵重則難保祿輕則易全又武氏諸  
王並居京輦不降舊封天下之心竊將不可陛下縱  
欲敦崇外戚曲流恩貸宗廟社稷之計何奈鄉士  
黎人之議何伏願陛下為社稷之遠圖私情之小愛  
上崇經邦之要外制遐邇之心又故韓魯霍舒紀澤  
等諸王並遭非命枉被誅戮今遺孤餘緒雖罕有存  
者繼絕興亡義無或闕伏望詳擇近親繼其禋祀更  
開茅土並列于朝豈不固宗社之本凡人靈之願則  
陛下魏之業貫三光而洞九泉親之義上有倫

而下有序臣等並承榮寵固竭丹衷既為唐臣寔為  
唐計伏乞聖慈俯垂矜納疏奏遂降武三思等為郡  
王懿宗等為國

開元八年五月十八日勅準令王妻為妃文武官及  
國公妻為國夫人母加太字餘人有官及爵者聽從  
高叙但王者名器殊恩或頒異姓妻合從夫授秩甲  
令更無別條率循舊章須依往例自今已後郡嗣及  
異姓王母妻宜準令為妃

封諸嶽瀆

垂拱四年七月一日封洛水神為顯聖侯享齊于四



讀封嵩山為神嶽天中王至萬歲通天元年四月一日神嶽天中王可尊為神嶽天中皇帝至神龍元年二月復為天中王先天二年八月二十日封華嶽為金天王

開元十三年二月封太山神為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

天寶五載正月二十三日詔曰五方定位嶽鎮總其靈萬物阜物雲雨極其潤上帝攸宅寰區是仰且岱宗西嶽先已封崇其中嶽等三方典禮尊崇未齊名秩永言光被用叶靈心其中嶽封為中天王南嶽封

為司天王北嶽封為安天王

六載正月十二日赦文四瀆五嶽雖差秩序興雲播潤盖同利物崇號所及錫命宜均其五嶽既已封王四瀆當昇公位遞從加等以答靈心其河瀆宜封為靈源公齊瀆封為清源公淮瀆封為源公仍令所司擇日差使告祭

七載十二月九日封昭應山為玄德公

八載閏六月五日赦文封太白山為神應公其九州鎮山除八諸嶽並外宜封公

十載正月二十三日封宋海為廣德公南海為廣利



公西海為廣潤公北海為廣澤公封沂山為安東公  
會稽山為永興公嶽山為成德公霍山為應聖公鑿  
無閭山為廣寧公

上元二年十月改封華山為太山華陰縣為太陰縣  
至德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吳山宜改為吳嶽祠享官  
屬並準五嶽故事

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勅北嶽宜改為鎮嶽避穆宗諱  
也

開成二年四月十一日勅如聞京師舊說以為終南  
山與雲即必有雨若晴霽雖密雲佗至竟不沾霑况

茲山北面闕庭日當顧瞻脩其望祀寵敷宜及今聞  
都無祀宇炭各湫却在命祀終南山未脩禮秩湫為  
山屬捨大從細深所謂闕于興雲致雨之祀也宜令  
中書門下且差官設奠先告致禮便令釋立廟處所  
向日以聞然命有司即特建立其年九月勅南山宜  
封為廣惠公

三年太常禮院奏準去年十月六日勅終南山封廣  
惠公冊命訖宜準四鎮例以本府都督刺史充獻官  
者今合每年一祭仍請以季夏土王日祭之應緣祭  
事並令本州府備其祀文所司祭前五日送京兆府



乾寧五年十月一日勅封少華山為佑順侯  
天祐二年六月十六日勅封洞庭湖君為利涉侯青  
草湖君為安流侯

議釋教上

武德七年七月十四太史令傅奕上疏請去釋教高  
祖付羣官詳議太僕卿張道源稱奕奏合理尚書右  
僕射蕭瑀與之爭論曰佛聖人也奕為此議非聖人  
無法請寘嚴刑奕曰禮本事親終于奉上而佛踰城  
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繼體而悖所親  
蕭瑀非出空桑乃遵無父之教瑀不能答合掌云地

獄所設正謂是人其後上臨朝謂奕曰佛道玄妙聖  
亦可師卿獨不悟何也奕對曰佛是國中桀黠欺誑  
夷俗遵尚其道皆是邪僻小人模寫莊老玄言文飾  
妖幻之教耳于百姓無補于國家有害上然之至九  
年二月二十二日以沙門道士虧違教跡留京師寺  
三所觀二所選耆老高行以實之餘皆罷廢至六月  
四日敕文其僧尼道士女冠宜依舊定  
正觀八年上謂長孫無忌曰在外百姓大似信佛上  
封事欲令我每日將十箇大德共達官同入令我禮  
拜觀此乃是道人教上其事侍中魏徵對曰佛道法



本貴清淨以退浮競昔釋道安如此名德符永固與  
之同輿權翼以為不可釋惠琳非無寸俊宋文帝引  
之升殿顏延之云三台之位可其使刑餘之人居之  
今陛下繼欲崇信佛教亦不須道人日到叅議

顯慶二年詔曰釋典冲虛有無兼謝正覺凝寂彼我  
俱忘豈自遵崇然後為法聖人之心主于慈孝父子  
君臣之際長幼仁義之序與夫周孔之教異教同歸  
棄禮悖德朕所不取僧尼之徒自云離俗先自遵高  
父母之親人倫以極整容端坐受其禮拜自餘尊裕  
莫不皆然有傷名教實斁彝典自今已後僧尼不得

受父母及尊者禮拜所司明為法制即宜禁斷  
開元二年閏三月三日勅自今已後道士女冠僧尼  
等並令拜父母至于喪祀輕重及尊屬禮數一準常  
儀庶能正此顏弊用明典則

開元二年正月中書令姚崇奏言自神龍已來公王  
及外戚皆奏請度人亦出私財造寺者每一出勅則  
因為姦濫富戶強丁皆經營避役遠近充滿損污藍  
且佛不在近于心但發心慈悲行事益利使蒼生  
安樂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令外壞正法上乃令  
有司精加銓擇天下僧尼為濫還俗者三萬餘人



大曆十三年四月勅南東州觀察使李叔明奏請澄汰佛道二教下尚書省集議都官員外郎彭偃獻議曰王者之政變人心為上因人心次之不變不因循常守故者為下故非有獨見之明不能行非常之事今陛下以維新之政為萬代法若不革舊風令歸正道者非也當今道士名無寔時俗鮮重亂政猶輕唯有僧尼頗為穢雜自四方之教被于中國去聖人遠空門不行五濁比丘但行麤法爰自後漢至于陳隋僧之教滅其亦數四或至抗教殆無遺餘前代帝王豈惡僧道之善如此之深也蓋其亂人亦已甚矣且

佛之立教清淨無為若以色見即是刑法開示悟入惟有一門所以二乘之人比之外道况今出家者皆是無識下劣之流縱其戒行高契在于王者已無用矣今明之心甚善然臣恐其奸吏詆欺而去者未必非留者不必是無益于國不能息姦既不變人心亦不因人心強制力持難致遠耳臣聞天生蒸民必將有職遊行浮食王制所禁故有才者受爵祿不肖者出租稅此古之常道也今天下僧尼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廣作危言險語以惑愚者一僧衣食歲計三萬有餘五丁所出不能致此舉一僧以計天下其實可



知陛下日旰憂勤將去人害此而不救奚其為政臣  
伏請僧道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四足尼及道女士  
滿五十者輸絹二足其雜色役與百姓同有才智者  
令入士還俗為平人者聽但令就役輸課為僧何傷  
臣切料其所出不下令之租賦三分之一然則陛下  
國之富矣蒼生之害除矣其年五十者請皆免之夫  
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列子曰不班白不知道人年五  
十五嗜慾已衰縱不出家心已近道况戒律檢其性  
情哉臣以為此令既行僧尼規避還俗者固以太半  
其年老精修者必盡為人師斯道釋二教益重明矣

上深嘉之

元和十三年功德使奏鳳翔府法門寺有護國真身  
塔，內有釋迦牟尼佛指骨一節其本傳以為當三  
千年一開，則歲豐人安至來年合發詔許之命中  
使領禁兵與僧徒迎護至京上開光順門以納之番  
禁中三日乃送京城佛寺王公士庶贍禮舍施如恐  
不及百姓有廢業竭產燒頂灼臂而云供養者又有  
開肆惡子不若焚烙之痛請誦言供養而熟其肌膚  
繇是佛骨在所往，盜發既擒獲皆向之自灼者農  
人多廢東作命走京城于是刑部侍郎韓愈上疏極



諫曰臣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三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三百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三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三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考壽而中國未有佛法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壽年數蓋亦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事佛而致此也漢明帝時有佛法來在

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永宋齊梁陳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捨牢畫一餐止于菜羹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事其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聖神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



行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京都僧于鳳翔迎取佛骨御接以觀舁入大內令諸寺迎送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其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之樂人之心為京師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賤微于佛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千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

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于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諸侯行帛于國尚巫祝先以挑荊除去不祥然後進帛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挑荊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



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萬代之惑使天下知大  
聖人之所作為出于尋常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  
靈能成禍福凡有殃咎請加臣身上天鑒臨不怨悔  
疏奏上怒甚間一日出以示宰臣將加重法裴度崔  
群對曰韓愈上忤尊聽誠宜得罪然其非內懷忠懇  
不避黜責豈能至此狀乞稍賜寬容以來諫者上曰  
愈言我奉佛太過我猶為容之至謂東漢奉佛之後  
帝王咸致夭促何垂誕也愈為人臣而敢爾狂忽不  
可赦于是人情驚惋至于國戚亦以罪愈為人臣戒  
而給事中崔植洎諸諫官皆上疏論救不納遂貶潮

州刺史

會昌六年八月制朕聞三代已前未嘗言佛漢魏之  
後象法寢興是逢季時傳此異俗曰緣染習滋蔓侈  
多以至于耗蠹國風而漸不覺以至于誘惑人心而  
衆益迷洎乎九有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  
崇勞人力于土木之功奪人利為金寶之飾移君親  
于師資之際違配偶于戒律之間壞法害人莫過于  
此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餒一婦不織有受其寒者今  
天下僧尼不勝數皆得蠹而衣待農而食寺宇招提  
莫知紀極皆名御藻飾僭擬宮殿晉宋齊梁物力凋



瘵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况高祖太宗以武定  
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足以經邦而豈可以區  
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正觀開元亦嘗釐革剷除  
不盡流衍滋多朕博覽前言旁求輿議弊之可革斷  
在不疑而中外誠臣叶予正意條流至當宜從所陳  
懲千古之蠹原成百王之典法濟人利衆予不讓焉  
其天下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餘  
人收充兩稅戶圻招提蘭若四萬餘枚膏腴上田數  
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隸僧尼屬主客  
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護祆二萬餘人違俗不雜  
中華之風於戲前古未行已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  
無時驅遊惰不業之徒已踰千萬廢丹雘無用之屋  
何啻億千自此清淨訓人慕無為之理簡易為政成  
一俗之功將使六合黔黎同歸皇化尙以革弊之始  
日用不知下制明庭宜體予志宣布中外咸使聞知



唐會要卷第四十八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

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議釋教下

議釋教下

大中六年十二月祠部奏當司伏準累年赦文及別  
勅建置佛堂并剃度僧尼等伏以陛下護持釋教以  
濟羣生自出聖慈孰不知感非欲華飾寺宇廣度僧



尼興作勞人匱竭力物近日天下州府未諭聖心建  
置漸多剝度彌廣相尚以日繫時臣恐黎毗因茲受  
弊臣職司其局不敢曠官當陛下求理納諫之時是  
小罄竭肝膽之日伏乞允臣所奏明立新規舊弊永  
除天下知禁如此見佛法可久民不告勞時宰臣因  
是上言伏以西方之教清淨為宗極濟為業國家弘  
闡已久實助皇風然度僧不精則戒法隳壞造寺無  
節則損費過多有司舉陳實當職分但須酌量中道  
使可久行自今後應諸州準元勅置寺外如有勝地  
名山古蹤靈跡實為可留情為衆所知者即任量事

修建却

舊名其諸縣有戶口繁盛商旅輻湊願依

香火以濟津梁亦任量事各置院一所于州下抽三

五人住其有山谷險難道途危苦羸車重負須暫憩  
留亦任因依舊基却置蘭若並須是有力人自發心  
營造不得令姦黨因此遂仰歛鄉閭此外更不得輒  
有起建如引別勅處分不在此限其僧尼踰濫之源  
皆緣私度本教遮止條律極嚴不得輒有建如可容  
姦必在禁絕犯者準元勅科斷訖仍具鄉貫姓號申  
祠部上文曆其官度僧尼數內有闕即仰本州集律  
僧衆同議揀擇聰敏有道性已經脩鍊可以傳習參



學者度之貴在教法得人不以年齒為限若唯求長老即難奉律儀剃度訖仍具鄉貫姓號申祠部請告牒其僧中有志行堅精願尋師遊但有本州公驗即任遠近遊行在所關防切宜覺察不使真偽相雜藏庇奸人制可

咸通二年上以志奉釋氏怠于朝政左散騎常侍蕭傲上疏論之曰臣聞玄祖之道用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以仁義為本如者尚外之教非帝王所能慕也昔正觀中高祖在東宮以長孫皇后疾函上言度僧以資福事后曰佛者異方之教存而勿論豈以一女

女而紊王道乎故謚為文德且母后之論尚能若此哲王之心安可及是哉疏奏上甚嘉之

六年尚書右丞李尉復上疏諫曰臣聞孔丘聖者也言必稱周任之言符融賢者也議必稱王猛之諫誠以事求師古辭貴達誠陛下自續丕圖克崇佛事臣畧採本朝名臣啟之言以證奉佛初終之要天后時魯營大像狄仁傑諫曰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皆從地出中宗時公主貴戚奏度僧尼姚崇諫曰佛不在外求之予心睿宗為金仙玉真二宮主造二道宮辛替否諫曰自夏已來淫雨不解穀荒于壠麥



爛于場陛下聖人也遠無不知陛下明君也細無不見而造不急之觀賈合之怨又諫造寺曰釋教以清淨為基慈悲為主三時之月穿池招損命也殫府軍損人也廣殿宇營身也損命則不慈悲營身則不清淨臣觀仁狄天后時上公也崇開元時賢相也替否睿宗之直臣也每覽斯言未嘗不廢卷痛息其言不行也伏望詳前事之安危覽昔賢之啟奏營繕之間稍宜停減疏奏優詔嘉之

寺

西京

開業寺

豐樂坊本隋仙都宮武德元年高祖為尼

明照廢宮置證果寺正觀九年廢寺立為高祖別廟  
號靜安宮儀鳳元年十一月十五日勅廢宮立開業寺其宮中人內移就獻陵

會昌寺

金城坊本隋海陵公賀若誼宅義寧元年

義師入關太宗領兵于此武德元年因置為寺

崇義寺

長壽坊本隋延公于銓宅武德三年桂陽

公主為駙馬趙慈景所立

楚國寺

晉昌坊本隋廢興道寺高祖起義太原第

五子智雲在京為留守陰世師所害後追封楚曰此立寺



興聖寺

通義坊本高祖潛龍舊宅武德元年以為

通義宮正觀元年立為尼寺

龍興寺

頌政坊正觀五年太子承乾立為並光寺

神龍元年二

改名

興福寺

修德坊本王君奭宅正觀八年太宗為太

穆皇后追福立為弘福寺神龍元年改名

西明寺

延康坊本隋越國公楊素宅武德初萬春

公主居住正觀中賜濮王恭恭死乃立為寺

慈恩寺

晉昌坊隋無漏廢寺正觀二十二年十二

月二十四日高祖春在宮為文德正后立為寺故以

慈恩為名故曰浮圖永徽三年沙門玄奘所立

青龍寺

新昌坊本隋廢靈感寺龍朔二年城公

主奏立為觀音寺景雲二年改名

崇敬寺

靜坊本隋廢寺高祖為長安公主立為

尼寺高祖崩後改為宮以為別廟後又為寺

資聖寺

崇仁坊本太尉長孫無忌宅龍朔三年為

文德皇后追福立為尼寺咸亨四年復為僧寺

招福寺

崇義坊本乾封二年睿宗在藩所立其地

本隋正覺慶寺南北門額並睿宗親題之

崇福寺

林祥坊本侍中楊恭仁宅咸亨二年九月



二日以武后外氏宅立太原寺垂拱三年十二月改為魏國寺載初元年五月六日改為崇福寺

光宅寺 光宅坊儀鳳二年望氣者言此坊有異氣勅令掘得石罽得舍利萬粒遂于此地立為寺

薦福寺 開化坊半已東隋煬帝在藩舊宅武德中賜尚書左僕射蕭瑀為園後瑀子銳尚襄城公主不欲姑與異居遂于園後地造宅公主卒後官市為英王宅文明元年三月十二日勅為高宗造太后立為

因極寺獻福寺至六年十一日賜額改為薦福寺

興唐寺 太寧坊神龍元年三月十二日勅太平公

主為天后立為因極寺開元二十年六月七日改為

興唐寺

永壽寺 永樂坊景龍三年為永壽公主所立

安國寺 長樂坊景雲元年九月十一日勅捨龍潛

舊宅為寺便以本封安國為名

章敬寺 通化門外大曆二年七月十九日內侍魚

朝恩請以城東莊為章敬皇后立為寺因拆哥舒翰

宅及曲江百司看屋及觀風樓造焉

寶應寺 道正坊大曆四年正月二十九日門下侍

郎王縉捨宅奏為寺以年號為名



東京

龍興寺 寧仁坊正觀七年立為衆香寺至神龍元年三月改為中興寺右補闕張景佚上疏曰伏見天下諸州各置一大唐中興寺觀固以式標昌運光贊鴻名竊有未安芻言是獻至如永昌登封創之為縣名者是先聖受圖勒石之所陛下思而奉之不令更改今聖善報慈題之為閣者是陛下深仁至孝之德古先帝代未之前聞况唐運自崇周親撫政母子成業周替唐興雖有三朝而化侷一統况承顧復非謂中興夫言中興者中有阻間不承統曆既奉成周之

業寔揚先聖之資君親臨之厚莫之重中興立號未益前規以臣愚見所置大唐中興寺觀及圖史并出制誥咸請除中興之字直以臣愚見所置大唐中興寺龍興為名庶望前後君親俱承正統周唐寶曆共叶神聽上納之因降勅曰文叔之起春陵少康之因陶政中興之號理異於茲思革前非以歸事實自今已後更不得言中興之號其天下大唐中興寺觀諸如此例並即令改

天宮寺 觀善坊高祖龍潛舊宅正觀六年立為寺  
天女寺 敦業坊正觀九年置為景福寺武太后改



之

敬愛寺

懷仁坊顯慶二年孝敬在宮為高宗武太

后立之以敬愛寺為名制度與西明寺同天授二年

改為佛授寺記其後又改為敬愛寺

福先寺

遊藝坊武太后母楊氏宅上元二年立為

太原寺垂拱三年二月改為魏國寺天授二年改為

福先寺

長壽寺

嘉善坊長壽元年武后稱齒生髮變大赦

改元仍置長壽寺

崇先寺

證聖元年正月十八日以崇先府為寺開

元二十四年九月一日改為廣福寺

聖善寺

章善坊龍神元年二月立為中興二年中

宗為武太后追福改為聖善寺，內報慈閣中宗為

宗后所立景龍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制東都改造聖

善寺更開拓五十餘步以廣僧房計破百姓數十家

監察御史宋務光上疏諫曰陛下孝恩罔極崇建明

因二木之功莊嚴斯畢僧房精舍宴坐有餘禪宇道

場經營已足更事開拓奪人便利貧者有擠之憂富

者无安堵之所行非急切何至于斯况陽和發生播

植伊始興役丁匠廢業農功一夫不耕必有飢者三



時之務安可奪焉臣聞失鬼神之心可因巫祝而謝失君長之心可因左右而謝失父母之心可親戚而謝唯失百姓之心不可解也陛下以萬邦為念何用傷一物之心應須拓寺諸侯農隙隙疏奏不納

安國寺 宣教坊本節愍太子宅神龍二年立為崇恩寺後改為衛國寺景雲元年十二月六日改為安國寺

荷澤寺 宜人坊太極元年二月十七日睿宗在藩為武太后追佛所立初名慈澤寺神龍二年改為荷澤寺其時于西京亦立荷恩

奉國寺 脩行坊本張易之宅未成而易之敗後賜太平公主乳母奉國夫人尋奏為寺

邵成寺 道光坊本沙苑監之地景龍元年韋庶人立為安樂寺韋氏誅改為景雲寺尋又昭成皇后追福改為招成寺

花嚴寺 景行坊景雲三年立為寺開元二十一年改為同德唐興寺正觀二年十二月一日詔有隋失道九服沸騰朕親摠元戎致茲明伐誓牧登陬曾無寧歲思所以樹立福田濟其營魄可于建義已來交兵之處為義士凶徒隕身戎陣者各建寺刹招延勝



寺望法鼓所振變炎火于青蓮清梵所聞易苦海于  
甘露所司宜量定處所並立寺名支配僧徒及脩院  
宇具為事修以聞仍命虞世南李百藥褚遂良顏師  
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為碑記銘功業破劉武  
周于汾州立弘濟寺宗正卿 李百藥為碑銘破宋  
老生于呂州立普濟寺著作郎許敬宗為碑銘破宋  
金剛于晉州立慈雲寺起居郎褚遂良為碑銘破王  
世充于邙州立昭覺寺著作郎虞世南為碑銘破竇  
建德于汜水立等慈寺秘書監顏師古為碑銘破劉  
黑闥于洺州立昭福寺中書侍郎岑文本為碑銘已

上並正觀四年五月建造畢

慈德寺

京兆府武功縣慶善宮西百步正觀五年

為太穆皇后故並以慈德名之

永徽六年正月三日昭陵側置一寺尚書右僕射褚  
遂良諫曰關中既是陛下所都自長安而制四海其  
間衛士已上悉是陛下牙爪陛下必欲乘豐滅遼若  
不役關中人不能濟事猶此言之理須愛惜今者昭  
陵為公造寺唯欲早成其功 雖云知顧皆是催迫  
發遣幽州已北岐州已西或一百里或二百里皆來  
赴作遂積時月豈其所願陛下昔嘗語弘福寺僧寺



我義活蒼生最為功德且又今者所造制度準禪定  
寺則大弘福寺自不可大于弘福既有東道征役此  
寺亦宜漸次脩營三二年得成未為遲

乾封元年正月十七日兗州置觀寺各三所其觀以  
紫雲仙鶴萬歲為稱寺以封岳非煙重輪為名各度  
二七人

天授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大  
雲寺一所至開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並改為開元  
寺

景雲二年七月左拾遺辛替否疏諫曰夫釋教以清  
淨為本慈悲為主故恒體道以濟物不為利欲以損  
人故恒去己以全真不為營身以害教三時之月掘  
山穿地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營身也  
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崇身則不清淨豈大  
聖大神乎臣以為非崇教也自像王西下佛教東傳  
青螺不入于周前白馬方行于漢後風流兩散千帝  
百王飾彌盛而國彌空信彌重而禍彌大覆車繼軌  
曾不改圖晉臣以奉佛取議梁主以捨身御陳若以  
造寺為其理體養人不足以經邦則殷周已往皆暗  
乳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為其不長漢魏已降



為不短臣聞夏為天子二十餘代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代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代而漢受之自漢已後歷代可知也何者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因其窮金玉修塔廟方見享祚乎臣以為減雕琢之費以賑貧人是有如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來之仁罷營御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之功減不急之祿以御廉清是有唐虞之理陛下緩其所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疎見在未真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所為輕天子之功業臣切痛之矣當今出財依勢者盡度為沙彌避役姦訛者盡度為沙彌

其所未度唯貧與善人爾將何以作範乎將何以租賦乎將何以力役乎臣以為出家者捨塵俗離朋黨無私愛是致人以毀道非廣道以求人伏見今之宮觀臺榭唯京師之與洛陽不增修飾猶恐奢麗陛下嘗欲填池塹捐苑囿以賑貧人無產業者今天下佛寺蓋無其數一寺堂殿倍陛下二宮麗壯甚之矣用度過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其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臣竊痛之

景龍二年九月并州清源縣尉呂元太上疏曰陛下六合為家萬邦作宗布慈悲于沙界樹功業于玄劫



蜺旌寶蓋接彰都畿鳳刹龍宮相望都邑然釋氏真  
教平等為宗本之以慈悲加之以布施伏願陛下廣  
平施之德成有養之恩曲營御之資克疆場之費則  
如來布施之法也賜之穀帛惠及飢寒則如來下慈  
悲之化也經綸既行中外胥悅則如來平等之教也  
臣謹按金剛般若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見是  
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是知大乘之宗声色不見豈  
釋迦之意在雕琢之功今之作者臣所未諭三年正  
月二十七日宴侍臣近親于梨園內問以時政得失  
絳州刺史成珏對曰夫釋教之設以慈悲為主蓋欲

饒益萬姓濟牧羣生若乃遽宇珍臺層軒寶塔耗竭  
府庫勞役生人惧非菩薩善利之心或異如來大悲  
之旨臣備職方岳叨膺洪運敢陳芻蕘狂妄死罪中  
書令蕭至忠奏曰方今百姓貧乏邊境未寧府藏內  
空倉廩不實誠宜節財用之費省土木之功務存農  
事愛惜人力寺觀之役寔可且停成珏之言伏希採  
納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嗣立上疏曰臣竊  
見比者營造寺觀其數極多皆務宏博競崇環麗大  
則費一二十萬小則尚用三五萬餘畧計都用資財  
動至千萬已上運轉木石人牛不停廢人功害農務



事既非急時多怨咨故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足伏誠此言且玄象秘妙歸  
于寂苟非修心定惠諸法皆涉有為至如土木雕刻  
等唯是殫竭人力但學相誇麗豈閑降伏身心凡所  
興功皆須掘鑿蟄虫在土種類寔多每日殺傷動即  
萬計連年如此損害可知于至道既有乖在生人極  
為損陛下豈不誠思之

正元十三年四月勅曲江南彌勒閣宜賜名正名元  
普濟寺

元和二年九月勅成都府宜置聖壽南平二佛寺十

月河中觀察使薛平奏中條山蘭若營之初有兩泉  
湧出請賜額為太和寺從之

十二年二月置元和聖壽佛寺于右神策軍

長慶元年三月劉總請以幽州私第為佛寺詔以報  
恩名之仍遣中官焦仙晟以寺額賜之

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天下諸州府寺據令式  
上州以上並合國忌日集官吏行香臣等商量上州  
已上合行香州各番寺一所充國忌日行香列聖真  
容便移入合番寺中其下州寺並合廢毀勅旨所合  
番寺如舍宇精華者即番如是廢壞不堪者亦宜毀



除但國忌日當州宮觀內行香不必定取寺名餘依其月又奏請兩街合番寺十所每寺番僧十人勅旨宜每街各番寺兩所僧每寺各番三十人

六年五月左右街功德使奏準今日五日赦書節文上都兩街先各番寺兩所依前委功德使收管其所添寺於廢寺中揀擇堪修建者臣今左街謹具揀擇置寺八所及數內回改名額分析如後兩所依前名額興唐寺保壽寺六所改名舊額僧寺四所寶應寺改為資寺青龍寺改為護國寺菩提寺改為保唐寺清禪寺改為安國寺緣間架數少取華陽寺連接克

尼寺二所法雲寺改為唐安寺崇敬寺右街置八所二所先準勅留西明寺請改為福寺莊嚴寺八所添置二所請依舊名額僧寺一所千聖寺尼寺一所興聖寺六所請改名僧寺五所化度寺崇福寺永泰寺改為萬壽寺清福改為崇聖寺經行寺改為龍興寺奉恩寺改為興福寺尼寺一所萬善寺改為延唐寺謹定揀定添置及改名額分析如前勅旨宜依大中元年閏三月勅會昌李年并省寺宇雖云異方之教無損為政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墜革過當事體未弘其靈山勝境天下州府會昌五年四月所



廢寺如有宿舊名僧復能修創一任住持所由不得禁止二年正月三日勅節文上都除元置寺外每皆更名添置寺五所東都共添置五所二所尼寺仍每寺度五十人益荆揚潤汴并蒲襄等八道除元置寺五所外更添置僧寺一所尼寺一所諸道節度刺史州除元置寺外更各添置一所並充僧寺合度三十人諸道管内州未置寺處宜置僧尼寺各一所每寺度三人五臺山宜置僧寺四所尼寺一所如有見存者便令脩飾每寺度五十人其僧尼年幾限約并諸條流並準

會昌六年五月五日條例處分

五年正月詔京畿及郡縣士庶要建寺宇村邑勿禁兼許度僧尼住持營造其年七月宰臣奏陛下崇奉釋教臣子皆願奔走慮士庶等物力不逮擾人生事望今兩畿及州府長吏與審度事宜樽節聞奏不必廣為建造驅役黎庶其所請度僧亦須選有道行為州縣所稱信者不得容隱克惡之流却非敬道望委長吏精加揀擇其邨邑佛堂望且待兵罷後建置為便十月十七日宰臣等上言近有勅許罷兵後建置佛堂蘭若今邊事寧息必恐奏請繼來若不先議



條流臨事恐難止約伏以釋門之教本貴正真奉之  
精嚴則人用加敬今諸州府寺宇新添功悉未畢百  
姓等若志願崇奉則宜併力同修自今已後有請置  
佛堂蘭若者望所在長吏分明曉示待一切畢後或  
有去州府遠處大縣即許量事建置一所其餘村坊  
不在更置佛堂蘭若限制可

唐會要卷第四十八

唐會要卷第四十九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暨修國史上柱  
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像

僧道立位

僧尼所隸

雜錄

燃燈

病坊

大秦寺

摩尼寺

像

久視元年八月十五日將造大像稅天下僧尼人出



一錢內史狄仁傑上疏曰今之伽藍制過宮闕功不使鬼必役于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度用之無度編戶所奉<sup>恒</sup>若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箠楚遊僧一說矯陳禍福剪髮解衣仍嫌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誑誤生人里閭動有經坊闐闐亦立精舍化誘倍急切于官徵法事所須嚴于制勅迺丁避罪併集法門無知之僧凡有幾萬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維實所悲痛今之大像若無官助義无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旦

有難將救之

大中元年正月成均祭酒李嶠諫曰臣以王法慈敏菩薩護持唯擬饒益衆生亦要營土木殿堂佛處處皆有見在足堪供養无煩更有修營竊見白司馬坂欲造大像雖稅非戶口錢出僧尼不得州縣私承必是不能濟辦終須科率豈免勞擾但天下編戶貧弱者衆亦有傭力客作以濟餓糧亦有賣舍貼田以供王役伏聞造像之錢見有一十七萬餘貫若將散施廣濟貧窮人與一千自然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沾聖君亭



毒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方作過後因緣豈如見  
在果報垂九霄之澤收萬姓之心聞此息造誰不感  
悅長安四年十月九日勅大像宜于白司馬坂造為  
定仍令春官尚書建安王攸寧充檢校大像使監察  
御史張廷珪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不  
可以諸相也故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未見是人行  
邪道不能見如來此明真如來不外求也陛下信心  
歸依裝其塔廟已遍于天下矣蓋有作于作而行布  
施非最上第七希有之法何以言之經云若人滿三  
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及怕河沙等身命布施

其福甚多若人于經中受持及四句偈等為人演說  
其佛勝彼如佛所言則陛下傾四海之財殫萬人之  
力窮山之木以為塔極冶之金以為像雖勞則甚矣  
費則多矣而所獲福緣不愈于殫勞之匹夫沙門之  
末學受持精進端坐思維理亦明矣臣竊為陛下小  
之今陛下廣樹薰脩又置精舍則經云菩薩所作福  
德不應貪着蓋有為之法不足高也况此營造事殷  
土木或開發磅礴峻築階陛或填塞川澗通轉抹斫  
碾壓虫蟻動盈巨億豈佛標坐夏之義慙蠢動而不  
忍害其生哉今陛下何以為之又役鬼不可唯人是



營通計功匠率多貧窶朝驅朝役勞筋苦骨簞食瓢  
飲晨炊星飯飢渴所致疾疫交集豈佛標徒行之義  
懲畜獸而不忍殘其力哉今陛下何以為之伏惟慎  
之重之恩菩薩之行為利益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  
則經所謂不作色布施不作聲香味觸法布施其福  
德若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虛空不可量思矣何必勤  
勤于住相凋蒼生之財崇不急之務臣以時政論之  
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生力以釋教言之則宜救苦  
厄滅諸相崇無為伏惟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  
以理為上不以人廢言

建中元年四月妃父王景仙駙馬高怡獻金銅佛像  
以為壽上使謂曰有為功德吾不欲為久矣昇而還  
之

元和五年十月新羅王遣其子獻金銀佛像  
主客為復合令鴻臚寺收管宜分析奏來者天下僧  
尼國朝已來並隸鴻臚寺至天寶二年隸祠部臣等  
據大唐六典祠部掌天下宗廟大祭與僧事殊不相  
及當萬務根本合歸尚書省為鴻臚寺亦未允當又  
據六典掌國朝首國七十餘番五天竺國並在數內  
釋氏出自天竺國今陛下以其非中國之教已有登



革僧尼名籍便令係主客不隸祠部及鴻臚寺至為  
允當從之

六年五月制僧尼依前令西街功德使收管不要更  
隸主客其所度僧尼令祠部給牒

雜錄

正觀二年五月十九日勅章敬寺是先朝創造從今  
已後每至先朝忌日常令設齋行香仍永為恒式

開元二年二月十九日勅天下寺觀屋宇先成自今  
已後更不得創造若有破壞事須修理仍經所司陳  
牒檢驗先後所詳七月十三日勅如聞百姓家多以

僧尼道士等為門徒往還妻子等無所避忌或詭託  
禪觀妄陳禍福事涉左道深歎大猷自今已後百官  
家不得輒容僧尼等至家緣吉凶要須齋者皆依州  
縣陳牒寺觀後依教所云二十九日勅佛教者在  
乎清淨存乎利益今兩京城內寺宇相望凡欲歸依  
足申禮敬如闡坊巷之內開舖寫經公然鑄佛自今  
已後材坊市等不得輒更鑄佛寫經為業須瞻仰尊  
容者任就寺禮拜頌經典讀誦者勒于寺贖取如經  
本少僧為寫供諸州寺觀亦宜準此  
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勅有司試天下僧尼年六十



已下者限誦二百紙經每一年限誦七十三紙三年  
一試落者還俗不得以坐禪對策義試諸寺三階院  
宜入寺大院

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勅朕先知僧徒至弊故先塞  
其源不度人來向二十餘載訪聞在外有三十已下  
小僧尼宜令所司及府縣檢責處分又會昌五年七  
月中書門下奏以天下廢寺銅像及鐘磬等委諸道  
鑄事具泉門其月又奏天下士庶之家所有銅像並限  
勅到一月內送官如違此限並準鹽鉄使舊禁銅條  
件處分其土木等像並不禁所由不得因此擾人其

京城及畿內諸縣衣冠百姓家有銅像並望送納京  
兆府自圻等已來應有銅像等衣冠百姓家收得亦  
限一月內陳首送納如輒有隱藏並準舊條處分勅  
旨宜依八月中書門下奏諸道廢毀寺鉄像望令所  
在銷為農器鑄石之像望令銷付度支勅旨依  
六年八月勅準今年五月三日赦書節文如緣修飾  
佛像但用土木足以致敬不得用金銀銅鉄及寶玉  
等如有犯衣冠錄名聞奏

僧道立位

正觀十一年正月十五日詔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



前至上元元年八月二十四日詔  
公私齋會及  
叅集之處道士女冠在東僧尼在西不須更為先後  
至天授二年四月二日勅釋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  
處道士之前至景雲二年四月八日詔自今已後僧  
尼道士女冠並宜齊行並集

僧尼所隸

延載元年五月十一日勅天下僧尼隸祠部不須屬  
司賓

開元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中書門下奏臣等高  
量緣老子至流沙化胡成佛法本西方興教使同客

禮割屬鴟臚自爾已來日循積久聖心以玄元本係  
移就宗思誠如天旨非愚慮所及伏望過元日後承  
春承令便宣其道僧等既緣改革亦望此時同處分  
從之至二十五年七月七日制道士女冠宜隸宗正  
寺僧尼令祠部檢校至天寶二年三月十三日僧尼  
隸祠部道士宜令司封檢校不須隸宗正寺

元和二年二月詔僧尼道士全隸左右街功德使自  
是祠部司封不復聞奏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  
奉宣僧尼不隸祠部合係屬各有寺觀自宜住持如  
聞遠就山林別為蘭若兼亦聚衆公然來往妄託生



緣輒在俗家居止即宜一切禁斷  
天寶五載二月二十五日京兆尹蕭昊奏私度僧尼  
等自今已後有犯請委臣府司男夫并一房家口移  
隸磧面

唐會要卷第四十九

唐會要卷第五十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暨修國史上柱  
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尊崇道教

觀雜錄

尊崇道教

武德三年五月晉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見一老叟  
乘白馬朱鬣儀容甚偉曰謂吾語唐天子吾汝祖也  
今年平賊後子孫享國千歲高祖異之乃立廟于其



地乾封元年三月二十日追尊老君為太上天皇  
帝至永昌元年却稱老君至神龍元年二月四日依  
舊號太上天皇皇帝至天寶二年正月十五日加號  
太上天皇皇帝為大聖祖玄元皇帝八載六月十五  
日加號為大聖祖大道玄元皇帝十三年二月七日  
加號大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皇帝

開元二十九年正月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奏  
伏以至道冲虛生人宗仰未免鞭撻孰瞻儀刑其道  
士僧尼女冠等有犯望准道恪處分所由州縣官不  
得擅行決罰如有違越請依法科罪仍書中下考勅

旨宜依五月上夢玄元告休期日令貌寫分送天下  
天寶元年正月七日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玄元  
皇帝降于丹鳳門之通衢告賜靈符在尹喜之故宅  
上遣使就函谷故關尹喜臺而得之于是置玄元皇  
帝廟于大寧坊西南角東都置于積善坊臨淄舊邸  
廟初成命工人于大白山抵石為玄元皇帝聖王又  
採白石為玄宗理容侍立于玄元皇帝之右衣以王  
者袞冕之服又于像東設列白石為李林甫陳希烈  
之狀甫犯事又改刻石為楊國忠代為至德中克復  
上都盡毀瘞之 其年二月二十日勅曰右令人表



玄元皇升入上聖自今已後每有薦新先獻玄元廟其緣告享所奏樂宜令所司詳定奏聞并差宗正寺官一員及差戶洒掃兩京崇玄學各置博士助教一員學生一百人資蔭正同國子學例每祠享所齊郎便以學生充其年五月宰臣奏兩京及諸郡崇玄學生等准開元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制前件舉人合習道德南華通玄冲虛四經又准天寶元年二月二十九日制改庚桑子為洞玄真經准諸條補崇玄學生亦合習讀其洞靈真經人間少本臣近令諸觀寺尋訪道士全无習者本既未廣業實難成并充玄通虛

二經亦恐文字不定玄教方闕學者宜精其洞靈等三經望付所司各寫千卷較定訖付諸道採訪使頒行其貢舉司及兩京崇玄學生亦望各付一本令今各崇玄學人望且准開元二十九年正月詔條考試其洞靈真經請業成後准試從之六月勅大道先于兩儀天地生于萬物是以賢哲之後咸竭其誠今後應緣國家制命表疏簿書及所試制策文章一事已上語指道教之事及天地乾坤之字者並一切平闕宜宣示中外

九月二十五日勅京西玄元廟改為上太玄元皇帝



宮天下准此至二年三月十二日制聖祖所理本在諸天將欲降靈固宜取象况惟帝號豈可名言其在京玄元宮宜改為太清宮更都改為太微宮天下諸郡改為紫極宮 二年二月勅兩京玄元宮及道院等宜委崇玄館太學士都檢校務在精修勿令喧雜仍不更隸宗正其道士等名籍任依常式 三月十一日勅古之制禮祭用質明義无取于尚幽情實緣于既設我聖祖澹然常在為道之宗既殊有盡之期須展事生之理自今已後每聖祖宮有詔宜改用時已前行禮

四載四月十七日勅此太清宮行事官皆具冕服及奏樂未易舊名并告獻之時仍陳策祝既非事生之禮皆從降神之儀具真俗殊倫幽明異數理有非便亦在從宜自今已後每太清宮行禮官宜改用朝服兼停祝版改為清詞于紙上且告獻辭及新奏樂章朕當別自修撰仍令所司具議儀注奏聞 十三載正月十二日令有司每至春日則修薦獻上香之禮仍永為常式

上元二年正月置漆園監官生員 興元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詔以太常卿亞上香光祿



鄉終上香改三禮拜為丹拜

正元三年正月二日勅薦享太清宮亞獻太常卿充終獻光祿卿充仍永為常式

元和九年二月內出道教神仙圖像經法九舉以賜興唐觀

長慶二年五月勅諸色人中有情愿人道者但能暗記老子經及度人經灼然精熟者即任入道其度人經情愿以黃庭經代之者亦听宣令所司具令立文狀條目限降誕月內投名請試今年十月內試畢寶曆元年上有事于南郊將謁太清宮長安縣主簿

鄭剪時主役于御院忽于縣之西隅見一白衣老人云此下有井正道真皇帝過路汝速識之不然罪在不測剪惶惧領役人修之其處已陷數尺命發之則古井存焉驚顧之際已失老人所在始悟神告默不敢告展轉傳布功德使護軍中尉劉弘規以事上聞上既至宮朝獻畢赴南郊于宮門駐馬宰臣及供奉官于馬前蹈舞稱賀遂命翰林學士兵部侍郎韋處厚撰記令起居郎柳公權書石于寔井之上以表神異名曰聖瑞感應記乃賜剪緋魚袋

會昌元年二月十五日勅玄元皇帝降誕日近覽天



寶二年勅我聖祖澹然常在為道之宗既殊有盡之期須展事生之禮今太清宮薦告皆用朝謁之儀即降誕昌辰理難停廢宜改為降聖神節休假百官庶表貽謀之慶以申嚴敬之誠

其年六月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內于三殿造九天場便令上食供食駕幸三殿九天壇道場受籙其月右拾遺王哲進狀請度進士明經為道士不從其月右補闕劉彥謀又上疏求仙事貶河南府士曹叅軍

二年十一月以道士趙歸真為歸道門兩街都教授

博士時武宗志學神仙歸真承間拂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宜盡去之帝然之乃澄汰天下僧尼

五年九月勅取東都弘聖寺改脩太微宮其年十月勅傳度道門法籙歸衡嶽道士劉玄靜可加銀青光祿大夫充玄館學士仍賜號廣成先生

其年十一月東都留守奏太微宮畢玄元館真容即欲移就玄宗正像便合從遷伏以聖祖尊崇嚴奉須備移動之日宜擇良辰伏乞天恩降勅有司擇日奉勅宜令所司擇日聞奏

六年十月中書門下奏東都新置太微宮初成玄皇



帝王聖容玄宗肅宗王真容今已就位望差石差騎  
常侍裴泰章充使薦獻從之

其年九月衡嶽道士賜紫劉玄靜奏皇帝十月十日<sup>五</sup>  
授三洞法籙請禁斷屠釣百司不決死刑伏請宣下  
勅旨從之十月十一日至十八日禁斷

大中元年二月道門威儀都玄表賜謚通玄先生

觀

京龍興觀 崇教坊正觀五年太子承乾有疾勅道  
士秦英祈禱得愈遂立為西華觀垂拱三年改為金  
臺觀神龍元年又改為中興觀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復改為龍興觀

昊天觀

全一坊正觀初為高宗宅顯慶元年三月

二十四日為太宗追福遂立為觀以昊天為名額高

宗題

東明觀

普寧坊顯慶元年孝敬升儲後所立

弘道觀

盡一坊地本修仁坊舊有隋國子學及右

屯衛大將軍麥鐵道宅顯慶二年盡并一坊為雍王  
第五王升儲後永隆元年八月立為觀

崇福觀

頌政坊本楊士遠宅咸亨元年九月二十

三日皇后為母度太平公主為女冠因置觀初名太



清宮垂拱三年改為魏國觀載初元年為崇福觀

太平觀

太業坊本徐王元宅禮太平公主出家初

以頒政坊宅為太平觀尋移于此公主君之時頒政坊觀改為太清觀

先天觀

務本坊本司空房玄齡宅景龍二年閏九

月十三日韋庶人立為觀名翊聖觀景雲二年改為

景雲女冠天寶八年改為龍興道士觀至德三載改

為先天觀

景雲觀

修業坊景龍二年韋庶人立為翊聖觀景

雲元年改名景雲觀景龍三年四月大理少卿盧懷

順上疏曰伏准去年開九月十三日

勅宜于兩京及荆揚

益蒲等州各置景龍翊聖寺觀圖樣內出候農隙起作者近聞所在已有起率記一觀將數萬功併而言之為役凡幾日計未見其損歲終或受其弊謹據元勅重人遵道式稽老氏無為者養神亦何在其速就哉又月令云曰短至可以伐木今孟夏而採斫林藪天害昆蟲既違順時之宜且非好生之義失修建塔廟不在朝夕務知稼穡如救水火安可急其所聞有妨農要伏望天恩重申前勅使移此功力咸勤播殖



待及有秋式遵揆日又諸州申請欲用當處官錢既  
違成規亦不可允

景龍觀 崇仁坊申國公高士廉宅西北左金吾衛  
神龍元年并為長寧公主宅韋庶人敗後遂立為觀  
仍以中宗年號為名

福唐觀 崇業坊新本都公主宅景雲元年公主子  
武仙官出家馬道士立為觀

金仙觀 輔興坊景雲元年十二月十七日睿宗為  
第八女西寧公主入道置至正德元年四月十四日  
勅公主改封金仙所造觀便以金仙為名

玉真觀 輔興坊與金仙觀相對本工部尚書竇誕  
宅武后時為崇先府景雲元年十二月七日為第九  
女昌隆公主立為觀二年四月十日公主改封玉真  
所造觀便以玉真為名諫議大夫寧悌原曰臣觀老  
尚虛無釋崇寂滅義極幽玄之旨思遊通方之外故  
入道流者則虛室生白靜慮玄門該釋教者則春池  
得寶澄心淨域然後法貫群有道垂兼濟過此以往  
莫非邪惑其有鬻販先覺詭飾浮言以複殿為經坊  
用層臺為道法皆無功于玄慮誠有害于生人梁武  
靡報于前先朝殷鑒非遠咸耳目所接黎元憤怨伏



以公主入道京城置觀雖詔報之誠有妨于天旨而社稷之計難踰于安人若使廣事修營假飾圖像盡宇內之功力傾萬國之資儲為服福則靡効于先朝樹怨則取謗于天下又自隋室以降寺觀尤多禪定東明之域足受淄黃之衆更為建立罕見其宜後請收其弊未遠上覽善之諫曰陛下為公主

造觀將樹功德以祈福祐季夏之辰與土功犯時欲益反損何功德之有焉况兩觀之地皆百姓之宅卒然逼迫令其轉移扶老携幼投竄無所別椽發瓦吁嗟道路垂人事違天時起无用之作崇不急之務羣

心搖，衆口籍，陛下為人父母何以安之臣愚必以為不可伏願俯順人心仰稽天意降德音下明勅速罷力役收之桑榆則天下幸甚

吏部員外郎崔蒞上奏曰伏承陛下緣兩公主造觀可為尊德敬道矣割慈忍愛上為七聖崇福下為萬邦作因豈不願神力潛資靈功密祐社稷永固宗廟長崇者乎无置功奪其成凶與其敗寧邦致亂脩福招殃何則季夏事殷時多禁忌斬木發土移石開山非直古人必是傷物欲益反損求安乃危臣知其否未見其可然則救犯不暇何福助之有哉且季夏者



土德正王之月炎陽方暑之月草木茂盛之月昆蟲  
繁育之月天地鬱蒸之月黍稷鋤耨之月夫土德正  
王之月不可發洩地氣恐犯時禁則必有天殃有天  
殃則人心不附禍亂作矣炎陽方暑之月不可興動  
版築恐致霖潦則必无成功則人力不在怨望結矣  
草木茂盛之月不可以斬伐山林恐非堅定則速蟲  
敗速蠹敗則人勞不二獎勸阻矣昆虫繁育之月不  
可以穿鑿原隍恐乖惻隱乖惻隱則必生災變生災  
變則人業不安逃亡衆矣天地鬱蒸之月不可以徭  
役丁夫恐為疢厲則必多天枉多天枉則情人不樂

風俗離矣黍稷鋤耨之月不可以妨奪農桑恐傷禾  
稼則必闕歲計闕歲計則用不足盜賊聚矣行此  
六者謂之六殃書曰德惟善政在養人傳曰新作  
南門書不時也又曰凡土功龍見而興務成事也大  
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此言功作從時者  
所以順于天地也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此言宮  
室合時也禮曰季夏之月樹木方盛無有斬伐無搖  
養氣不可以興土功妨農事則有天殃違此四者謂  
之四犯陛下營西觀而降六殃損萬人而招四犯欲  
將致理不亦難乎臣望順時從人休功罷役候定中



以建事占水正而脩裁所異天地鬼神降福臣聞漢  
明帝永平三年夏大旱是時大起宮室尚書僕射鍾  
離意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政不節  
耶使人疾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苞苴行耶讒夫昌  
耶竊見此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營也自古  
非苦宮室小狹直患人不安寧非應天心請罷勞役  
帝善而從之諸作減省即時澍雨今者雖非宮室起  
功終是觀寺興造伏望俯從臣請待冬初度得伐木  
各宜役功無犯矣必以天文應神理須然用厭機祥  
事資无建與其積怨傷國孰若施恩養人往者宋景

一言熒惑猶能退舍但今陛下從諫凶咎定不為災  
中書舍人裴灌上疏曰臣按禮記春秋月令曰无聚  
大眾无起大役不可興功恐妨農事若號令乖戾役  
使不時則人加疾疫之危國有水旱之變此五行之  
必應也今自春將夏時雨愆期下人憂心莫知所出  
陛下雖降哀矜之旨而都仍有寺觀之作時旱之應  
寔此之由且春令告期東作方始正是丁壯就憂何  
益聖德此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况道德之宗興乎玄  
元皇帝其經曰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又曰我好靜而人自我正我无事而人自富又曰人



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人之難理以其上之有為此  
皆抱素守真薄已厚物輕稅節用清淨无為之旨也  
今欲困人病國峻宇雕牆思竭班輔飾窮壯麗以希  
至道其可得乎次有駕鶴登天駘龍上漢玉京金闕  
自建于神功紫府清都不資于人力廣為廊廡又何  
益哉近古修黃老術者漢之文景豈造觀乎寡欲清  
心愛人省費此得之矣臣伏見勅停兩觀以救農時  
可謂為得矣今承使司市木仍舊又太清觀內所費  
不停諸觀脩營見將錢物農工所急維軫皇情國用  
將空未聞天聽度支一失天下不安臣忝職司敢忘

寧寢實懷正族弟詹事府司直維金洸謂懷正曰兄  
位極台衮當思獻可替否以輔明主奈何校量瓦木  
廁跡工匠之間欲令海內何所瞻仰懷正不能對及  
尹思正為匠作大匠懷正調發夫匠思止減之懷正  
大怒思正曰公盛興土木害及黎元受小人之譖輕  
辱朝臣今日之事不能苟免請從此辭拂衣而去杜  
門不出上聞特令視事及懷正被誅代懷正為御史  
大夫

咸宣觀 親仁坊本是睿宗藩國地開元初置昭成  
肅明 皇后庙號儀坤後昭成遷入太庙開元四年



九月八日勅肅明皇后前于儀坤廟安置二十一年  
五月六日肅明皇后祔入太廟遂為道士觀室曆元  
年五月以咸宣公主入道與太真觀換名焉

太真觀 道德坊本隋秦王浩宅

都元觀 道德坊本隋秦王浩宅天后朝置永昌縣  
神龍元年縣廢遂為長寧公主宅景雲元年置道士  
觀開元五年金仙公主居之改為女冠觀十年七月  
改為都元觀

安國觀

正平坊本太平公主宅長安一年睿宗在  
藩國公主奉馬至景雲元年十月立為觀仍以本行

為名十年玉真公主居之改為女冠觀

玄都觀

本名通達觀周大象三年于故城中置隋

開皇二年移至安善坊之日而土木功興臣恐所妨  
尤多所益甚少耕夫蠶妾飢寒之源故春秋莊公三  
十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為不時作南門勞人興役伏  
望陛下降明制法德音順天時副人望兩京公私營  
造及諸和市木並請且停則蒼生幸甚  
右補闕辛替否上疏曰臣往見明詔自今已後一依  
正觀故事且正觀之時豈有今日之造寺營觀加僧  
尼道士益無用之勞行不急之務而亂政者也臣聞



出家修道不忝人事專其身心以虛淡為高以無為  
為妙依兩卷老子視一區夫尊無欲無營不損不害  
何必璇臺玉樹寶像玲瓏龕使人困窮然後為道哉  
伏願陛下以兩觀之財為公主代貧乏填府庫則公  
主之福德無窮矣不然臣恐下人怨望不減于前朝  
矣太極元年二月十七日制為金仙玉真出家造觀  
報先慈也外議不識朕意書奏頻煩將為公主所置  
其造兩觀宜停其觀便克金仙玉真公主邑司令寶  
懷正檢校所有財物瓦木一事已上附公主邑司收  
掌朕別更創造終不勞煩百姓此度修營公私無損

若有干誤當寘嚴刑大理少卿韋湊上表曰臣竊計  
即時庫物如比日常用備支一世殊恐不足而觀寺  
興功土木所料動支鉅萬更空竭之必不支一世矣  
今所造觀寺者蓋謂為善修德將以禳害延祥也以  
臣寡聞稽諸史策人君修德有異于是昔殷太戊時  
桑穀合生于朝七日太拱太戊問于伊陟曰臣聞妖  
不勝德帝其修德太戊懼早朝晏退務撫百姓三年  
遠方重譯而至者十六國桑穀自枯死殷道中興此  
起造寺觀哉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公召子韋而問焉  
子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于宰相曰宰相所與理國



家也無宰相誰乃為之理乎曰可移于人公曰人死寡人將誰為君曰可移于歲曰歲人飢餓必死為人君而殺其人誰以我為君乎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必三徙舍行七星一星當一年三十一年矣果如子韋之言此由人發于象亦非造寺觀也且修德者行至公于萬姓不徇于一己任忠直退諂諛輕其賦省其役也自陛下御極修之久矣何灾不穰何祥不至而欲忽生靈之命崇棟宇于空祠適足為妨名玄都觀有道士尹崇通三教積儒書萬卷開元年卒天寶中道士荆拙亦出道學為時所尚

太尉房琯每執師資之禮當代知名之士无不由荆公之門初宇文愷置都以朱雀門街南北盡郭有六條高披象乾卦故于九三置宮闕以當帝之居九三立百司以應君子之數九五貴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觀興善寺以鎮之

三洞觀 醴泉坊本靈應道士觀開皇七年立正觀二十三年朱崇坊移換于此

清虛觀 豐邑坊開皇七年隋文帝為道士呂師辟穀鍊氣故以清虛為之名

天長觀 侍賢坊本名會聖觀隋開皇七年隋文帝



為秦孝王俊所立開元二十八年改千秋觀天寶七載改為天長觀

五通觀 安定坊隋開皇八年為道士焦子順能役鬼神告隋文受命之符及立隋授子順開府柱國辭不受當咨謀軍國帝恐其往來疲困每遣近宮置觀以五通為名旌其神異也号曰焦天師

崇真觀

新昌坊本李齊古宅開元初置立

興唐觀

長樂坊本司農園地開元十八年造觀其

時有敕令速成之遂拆興慶宮通乾殿造天尊殿取大宮乘雲合造門屋樓白蓮花殿造精思堂屋拆甘

泉殿造老君殿

昭成觀

頌政坊本楊士建宅咸亨中為太平公主

置太平觀尋移于大業坊遂改為魏國觀載初元年改為崇福觀開元二十七年為昭成皇后追福改立此名

九華觀

通義坊開元二十八年蔡國公主捨宅置

其地本左光祿大夫李安遠宅開元初為左羽林大將軍李思順宅

玉芝觀

延福坊本越王正宅為新都公主宅公主

捨宅為新都寺廢為郊王府天寶二年立名為玉芝



觀

新昌觀

崇業坊天寶六載新昌公主因駙馬蕭衡亡奏請度為女冠遂立此觀

華封觀

平康坊天寶七載永穆公主出家捨宅置

觀其地西北隅本梁公姚元崇宅以東都太平公主宅其後勅賜西都護郭虔曜今悉並為觀號

玄真觀

崇仁坊半以東左僕射高士廉宅西北隅

左金吾衛神龍中為長平公主宅又吞人數十王既承恩盛加雕飾朱樓綺閣驚絕一時韋氏敗後公主隨夫外住遂奏為景龍觀初欲出賣官估木二十萬

山地仍不為數天寶十三載改為玄真觀

福祥觀

布政坊本開府竇瑊宅天寶十三載置

宗道觀

永崇坊本興信公主宅賣劍南節度使郭

英又其後入官本曆十二年為華陽公主追福立為觀

元和八年七月命中尉彭忠獻帥徒三百人修興唐

觀賜錢十萬使壯其舊制其觀北拒禁城因是開復

道為行幸之所是日又命以內庫絹千匹茶千斤為

興唐觀復道夫沒之賜又以莊宅錢五十萬雜穀千

石充修齋醮之費



雜記

永徽四年四月勅道士女冠僧尼等不得為人療及  
白卜相

文明元年二月十一日金闕亭置一女冠觀並度內  
人奉天宮置一道士觀芳桂萬金等各為僧寺各以  
舊官為名

其年九月冊玄元皇帝妻為先天太后尊像于老君  
廟所

先天二年五月十四日勅王公以下不得輒奏請將  
莊宅置寺觀

開元九年十二月天台山道士司馬承正上言今五  
岳神祠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也五岳皆有洞府有  
上濟真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  
冠冕服章佐從神仙皆有名數請別立齋祠之所上  
竒其說因勅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

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詔道家三元誠有科戒朕嘗  
精意久矣而物未蒙福今月十五日是下元齋日禁  
都城內屠宰自今已後及天下諸州每年正月七月  
十月三日元日起十三日至十五日並宜禁斷屠宰  
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勅每年春季鎮金龍王殿功



德事畢合獻投山水龍壁出曰宜差散官給驛送合  
投州縣便當取處送出准式投告

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勅諸州玄元皇帝廟自今  
已後每年二月降生日宜準都福唐觀例一設齋

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勅每州各以郭下定形勝觀寺  
改以開元為額至天寶元年四月八日開元觀王李  
昭宗秦本觀先是清都觀勅改為開元觀屬玄元降  
符陛下加號往年改額題開元文字今日崇便合兼  
天寶之名其額望請改為大唐開元天寶之觀勅依  
其天下諸州 元觀並加天寶字

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勅祠部奏諸州縣行道散  
齋觀寺准式以同華等八年二州郭下僧尼道士女  
冠等國忌日各就龍興寺觀行道散齋復請改就開  
元觀寺勅旨京兆河南府宜依舊觀寺為定唯千秋  
節及三元行道設齋宜就開元觀寺餘依至正元五  
年八月十三日處州刺史齊黃奉當州不在行香之  
數伏乞同衢婺等州行香勅旨依其天下諸上州未  
有行香處並宜準此仍為恒式

二十九年九月七日勅諸道真容近令每州于開元  
觀安置其當州及京兆河南太原等諸府有觀處亦



各令本州府寫貌分送安置至天寶三載三月西京  
及天下諸郡于開元觀開元寺以金銅鑄玄宗等身  
天尊及佛各一軀

天寶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敕文追贈莊子南華真人  
所著書為南華真經文子列子庚桑子宜令中書門  
下更討論聞奏至其年三月十九日宰臣李林甫等  
奏曰莊子既號南華真人文子請號通真人列子號  
冲虚真人庚桑子號洞虚真人其莊子文子列子庚  
桑子並望隨號稱從之  
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上 司玄元皇帝廟追尊玄元

皇帝父周上御史大夫敬為先天太上皇母益壽氏  
號先天太后

其年十二月二十日太子賓客賀知章請為道士還  
鄉捨會稽宅為千秋觀至七年八月十五日西京及  
諸郡所有千秋觀寺宜改天長名

四載十月二十三日詔其墳籍中有載玄元皇帝及  
南華真人舊號者並宜改正其餘編錄音義等書以  
宜道德經在經諸之首南華等經不須編子書

五年二月十三日太清宮使門下侍郎陳希烈奏大  
聖祖玄元皇帝以二月十五日降生既是吉辰請四



月八日佛生日唯今休假一日從之

七載五月十三日後漢張太師冊贈太師梁正白先生陶弘景冊贈太保

八載閏五月五日制文宣王與聖祖同時俱為教首雖考言比德理在難名而問禮序經跡親授思廣在三之義用崇德一之尊宜于太清太微宮聖祖前更立文宣王道像與四真列侍左右其年八月二十日司封奏道士籍每一載一度永為恒式至德二載十一月二十七日勅道士女冠宜依前屬司封正元七年四月吉州刺史闕案上言請為道士從之

### 賜名遣禁

元和二年二月詔僧尼道士全隸左右街坊德使自是祠部司封不復關委其年三月詔男丁女工耕織之本雕墻峻宇耗蠹之源天下百姓或冒為僧道士苟避徭役有司宜備為科制修倒聞奏大中五年五月河中節度使鄭先奏永樂縣道候道華上昇詔改所居道淨院為昇仙院仍賜帛百五足以歸房廊

八年八月勅改望仙臺為立思院始會昌中武宗好神仙之事于大明宮築臺号曰望仙及上即位殺道



士趙歸真以懲其弊是年復命葺之右補闕陳嘏抗  
論立罷修營遂改為文思院  
十一年九月上命中使齊詔就罷浮山迎道士軒轅  
集左拾遺王譜右拾遺薛延傑上疏極諫上謂宰相  
崔慎由曰為朕言于諫官雖少翁宋大復生不能相  
惑但聞軒轅生高士欲與之一言爾至十二年正月  
至京師上召入禁中謂曰長生可致乎對曰徹聲色  
法滋味哀樂如一德施周洽自然與天地合德何必  
別求長生耶上深嘉美之  
唐會要卷第五十

唐會要卷第五十一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暨修國史上柱  
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官號

侍中

中書令

名稱

識量上

侍中

隋為納言武德元年因隋舊制不改至二年三月十



日改為侍中龍朔二年四月四日改為東臺左相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改為侍中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為納言神龍元年二月四日改為侍中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為黃門監五年九月六日改為侍中天寶二年二月二十日改為左相正德二載干二月十五日改為侍中舊是三品大曆二年十一月九日改為正二品與中書令同

中書令

武德元年為內史令三年改為中書令龍朔二年改為西臺右相至咸亨年改為中書令開元元年為紫

微令五年為中書令天寶二年為右相至德二年為

中書令

舊制宰相常為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

政長孫無忌魏徵房

玄齡皆知至永淳二年七月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

政事其政事堂令在中書遂移在中書省至開元十

一年張奏說改政事為中書門下其政事印亦改為

中書門下之印至德二載三月宰相分直主政事執

筆每一人知十日至正元十年五月八日又分每日

一人執筆

名稱



武德元年六月裴寂除尚書左僕射知政事

正觀元年九月御史大夫杜淹除叅議朝政三年二月魏徵除祕書監叅議朝政四年二月蕭瑀除御史大夫與宰相叅議朝政戴胄除民部尚書與左右僕射侍中中書令並平章國計七年十二月岑文本兼中書侍郎專與机密八年十一月詔李靖加特進患若小瘳每三日兩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九年十一月蕭瑀特進叅議政事十月六日魏徵改特進知門下省事朝章國典叅議得失十三年十一月劉洎除黃門侍郎叅知政事十七年正月李勣除太子詹

事同中書門下三品其年高士廉除開府儀同三司仍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二十二年正月崔仁師除中書侍郎叅知機務永淳元年四月郭大舉等各守本官並加同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初上欲用大舉等謂叅知政事崔知温曰大舉等歷任尚殘未可與卿等同名稱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以平章事為名稱十二月劉濟賢除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神龍元年六月尚書左僕射豆盧欽望加平章軍國重事景雲三年七月竇懷正除尚書右僕射軍國重事宜共平章唐隆元年六月劉幽求



中書舍人叅議機務

蘓氏駿曰同中書門下三品是李勣除太子詹事  
創有此號原夫立號之意以侍中中書令是中書  
門下正三品官而令同者以本官品卑恐位及望  
雜不等故立此號與之同等也勣至二十三年七  
月遷府儀同三司八月又改尚書左僕射並同尚  
書門下三品且開府是從一品僕射是從二品又  
令同者豈不與立號之意乖乎謹按後漢殤帝以  
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觀其創置之意亦可  
上企三公也可以為證矣永隆二年閏七月崔知

溫薛元超除中書令並云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大  
半也

元和二年正月司徒平章事杜佑告老詔起今之以  
後每月三度入朝便至中書商量軍國事務亦異延  
英殿內沃朕虛心

大和四年六月制以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裴  
度可司徒平章軍國事待疾損日每三日一度入中  
書散官勲封如故度勲望特高以疾在假淹時上將  
去相印而又情之故省此詔以示優寵

識量上



正觀五年二月二十日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卷  
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諸司檢校上問尚書右僕射  
封德彝曰此事何如德彝曰分理庶務各有司存御  
史見有愆違乃須彈糾若復搜案求疵則太為煩碎  
淹默然而止上謂淹曰何不更執論淹曰臣荷重寄  
唯思報國至公之理善則從之德彝所執亦是大體  
臣伏詳其議更無所論上曰公等各舉其事朕甚悅  
之七年遣使詣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別遣使  
多齎金銀錢帛將歷諸國市馬侍中魏徵諫曰今發  
國使以立可汗為名可汗未立便歷諸國市馬彼必

謂意在市馬不為專立可汗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  
不得立為深恐諸蕃聞之必不重中國但願使彼安  
寧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上納其言而止八年蜀王  
妃父楊譽在省競婢為都官郎中薛仁方留身勘問  
未及與奪其子為千牛于殿庭陳訴云五品以上不  
合留身以是國親故生節目不肯斷決淹歷歲年上  
聞之大怒曰知是我之親戚故作如此艱難即令杖  
二百解所任官侍中觀徵進曰仁方既是職司能為  
國家守法豈可橫加嚴罰以成外戚之私乎此源一  
開萬端爭起後必悔之將無曆及自古能禁斷此事



唯陛下一人先脩不虞國家之常道豈亦以水未橫  
流欲自毀隄防臣竊思度未見其可上曰誠如公言  
向者寔不思之

十五年太子少師房玄齡尚書右僕射高士廉于路  
逢少府少監豆德素問北門近來更有何營造德素  
以聞上乃謂玄齡等曰卿但知南衙事我北門小  
營造何妨君事玄齡等拜謝特進魏徵進曰臣不解  
陛下責亦不解玄齡士廉拜謝玄齡等既任大臣即  
陛下股肱耳目有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  
臣所未改且所為有利害後功有多少陛下所為若

是當助陛下所為不是雖營造當奏罷之此君使臣  
臣事君之道玄齡等不識所守但知拜謝臣亦不解  
上深之二十年太宗于寢殿側置一令太子居之  
絕不令往東宮黃門侍郎叅綜朝政褚遂良諫曰聞  
文王問安三至必退漢儲侍膳五日乃來前賢作法  
規模弘遠禮曰男子千年出就外傳出就于外學書  
計然則古之達者豈無慈愛思使成立凡人尚猶如  
此况君之世子乎自當春誦夏絃親近師傅體人間  
之庶事識君臣之大道况新樹太子莫不欣然既云  
廢昏立明須稱天下瞻望而教成之道寔深垂闕不



離膝下常居宮內保傅之說無暢經籍之沒箴如伏  
願遠覽殷周近遵漢魏不可頓革事須階漸恒計旬  
日半遺還宮專學藝以潤身本芳声于天下則微臣  
雖死猶曰生年上從之 章元年十月七日東天竺  
烏荼國長年婆羅門盧伽送多受詔合金丹上將餌  
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修短有天命未聞萬乘之  
主輕服蕃夷之藥昔正觀末年先帝令婆羅門僧那  
羅你娑婆寐其本國仙方合長年神藥胡僧既有異  
術徵永靈草秘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効大  
漸之際名醫莫知所為時議者欲歸罪于胡人將申  
大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龜鏡若是惟陛下深  
察上納之遂不服其藥

儀鳳元年四月上以風疹欲下詔令天后

國政

與宰臣議之中書令郝處俊曰臣聞禮經云天子理  
陽道后理陰德外內和順國家以理然則帝之與后  
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至不相奪也若失其  
序上則謫見于天下則禍成于人昔魏文帝著令雖  
有少至尚不許王后臨朝所以追鑒成敗杜其萌也  
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謹守宗廟傳  
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于后且曠古以來未



有此事伏乞特垂詳審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所引經典其言至忠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

上元元年九月上御含元殿東翔鸞閣觀大酺時京城四縣及太常音樂分為東西兩朋帝令雍王賢為東朋周王亨為西朋務以角勝為樂中書令郝處俊進諫曰臣聞禮所示重子元誰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伏以二王春秋尚少意趣未定當須推讓美相視如一今思分為二朋遞相誇競且俳優小人言辭無度酣樂之後難為禁止恐其交爭勝負譏誚失禮非所以導仁義示和睦也高宗瞿然曰卿之遠識非衆

人所及也遂命止之

天授二年大學生王修之上表以鄉有水滂乞假還上臨軒曰情有所切特宜許之地官侍郎狄仁傑跪而言曰臣聞君人者當深視高居黠纒塞耳唯生殺之柄不以假人至于簿書期會之間則有司存之而已故左右丞已下不勾左右丞相流已上方判以其漸貴所致况天子乎且學生假蓋一丞簿事耳若特降一勅則效者相尋胄子三千凡須幾教為息不晉聚怨方深若聖旨弘慈不欲違願請降明制一以論之上曰微卿之言何以聞善如意元年七月洛陽



人王慶遠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則天命內史李昭德詰問昭德遂杖殺之因密奏曰承嗣陛下之姪又為親主不宜處機衡以惑衆庶且自古帝王父子之間猶有篡奪况姑姪乎臣又聞文武之道布在方冊豈有姪為天子而為阿姑立廟者乎皇嗣陛下子也陛下正合傳之子孫為萬代計天子之子續莫重焉陛下承天皇顧託四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則天寤之乃止

神功元年則天嘗召天官侍郎陸元方問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有大事即奏人間碎務不敢以煩聖

覽

聖曆二年九月則天內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諸宰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本丹花雖周文德及行葦無以過也鳳閣侍郎杜景倫獨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瀆之即為灾春秋云冬无愆陽夏无伏陰春無凄風夏无苦雨今已秋矣草木橫落而忽生此花瀆陰陽也臣恐陛下布教施令有虧禮典又臣等忝為宰臣助天理物而不和臣之罪也于是再拜謝罪則天曰卿真宰相也

三年臘月張易之兄弟貴寵戚踰分惧不全請計于



天官侍郎告頊，曰：公兄弟承恩深矣，非有大功于天下，大功罕有全者，唯有一策，苟能行之，豈止全家亦當茅土之封耳。除此之外，非頊所謀，易之兄弟涕泣請之。頊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已高，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請相王廬陵以繼生人之望，易之乃乘間屢言之，則天意乃易。既知頊之謀，乃召問頊，曰：廬陵相王皆陛下子，高宗初託于陛下，當有所主，上意乃追宗焉。其事密，王命中書宗乃發明，遂追贈頊為御史大夫，制詞云：絕人謀未緝，首陳及正之議，克創祈天之本。

長安二年，鸞臺侍郎韋安石嘗于內殿賜晏，張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博于上前，言辭犯禮。安石奏曰：商估賤類，不合叅登此筵。乃顧左右遂出之。時坐者失色，陸元方退，四告人口，向見韋公叱博徒，吾等為之寒心。此真宰相。

四年八月，則天卧疾，宰相不得召見者累月。及疾少間，鸞臺侍郎知政事崔玄暉奏曰：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可親侍，湯藥至于宮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人入，則天謂曰：深領卿厚意。

景龍三年九月，蘇環除尚書右僕射，時公卿大臣初



拜官例許獻食名曰燒尾環因內晏將作大匠宗普  
卿謂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善耶帝默然環奏曰  
臣聞宰相者主調陰陽助天理物今粒食踴貴百姓  
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  
所以不敢燒尾至四年中宗遺制韋庶人輔少主知  
政事安國相王叅謀輔政中書令宗楚客謂韋溫曰  
今既請皇太后臨朝宜停相王輔政且皇太后于相  
王居嫂叔不通問之地甚難為儀注理全不可壞獨  
正色拒之謂曰遺制是先帝意若改何名遺制楚客  
大怒竟削相王輔政而宣行焉

景雲二年二月睿宗謂侍臣曰有術士言五日內有  
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中書侍郎張說進曰此是  
讒人詭計搖動東宮陛下若使太子監國則君臣分  
定窺窬望絕姚元之曰如說之言社稷之計上大悅  
是日下制太子監國其月上召中書令韋安石謂曰  
聞朝廷傾心東宮卿可察也安石對曰陛下何得亡  
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計太子有大功于社稷仁明孝  
友天下所稱願陛下无信讒言以致惑也睿宗瞿然  
曰朕知之矣卿勿言也開元五年令中書門下為皇  
太子制名及封邑并公主等邑號又令別進一佳名



者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奏曰七子均養百姓至  
仁今若同等別封或緣母寵子愛骨肉之際人所難  
言天地之平典有常度昔袁盎降慎夫人之席文帝  
竟納之慎夫人亦不以為嫌美其得久長之計臣等  
今並同進更不別封上彰覆載无偏之德上稱嘆久  
之二十一年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使安祿山奏事申  
書令張九齡見之謂侍中裴光廷曰亂幽州者此胡  
人也及祿山為平盧將軍失利守珪奏請斬之九齡  
批曰穰苴平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嬪守珪  
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勇銳但令免官使

白衣展效九齡執請誅之上曰卿豈以王夷甫識石  
勒便臆斷祿山難制耶玄宗至蜀追恨不從九齡之  
言遣中使就曲江祭酬之至建中元年十一月五日  
上以九齡先覩未萌追贈司徒

大曆十四年閏五月中書侍郎平章事崔祐甫以尚  
父子儀年老久掌兵權其下裨將皆以崇貴慮子儀  
一旦而難相統攝遂罷子儀而命懷光等分統  
其衆論者伏焉

建中二年六月宰臣崔祐甫在相位神策軍使王駕  
鶴掌禁軍十餘年權傾中外上初即位欲以白瑋珪



代之懼其生變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連久之瑋珪已  
赴北軍視事矣時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畏懼上威德  
表請進錢三十萬貫上欲納之復慮以他計逗遛如  
止之又未有其詞顧問祐甫進曰正己多謫詐誠如  
聖慮臣請因使往淄青便令宣慰將士以所進錫賚  
軍人且遣深荷聖慈又令外方知朝廷不重財貨上  
悅從之正己大慙而心畏服祐甫謀猷故沃多所弘  
益天下以為復正觀開元之太平也  
三年正月太僕卿趙縱貶循州司馬初縱家奴當千  
發縱陰事縱下御史當千里于內省于是宰相張鑑

上疏諫曰伏見趙縱為奴所告下獄人皆震懼未測  
聖情正觀二年三月太宗侍臣曰比有奴告其主謀  
逆此極弊法特須禁斷假令有謀反者必不獨成自  
有他人論之豈藉其奴告也自今以後奴告主者皆  
不須受盡令斬決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凌上教  
化之本既正悖亂之漸不生為國之經百代難改欲  
全其體貴在防微頃者長安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  
崔鷗得罪因婢愚賤之輩悖壞成風主反畏之動遭  
誣告充溢府縣不能斷決建中元年五月二十八日  
詔書曰惟鬪競律諸奴婢告主非誣叛以上同自首



法並准法處分自此奴婢復順獄訟稍怠縱事非叛逆奴寔奸克奴在禁中縱獨下獄考之法理或恐未正將相之功莫大乎子儀人臣之位莫高于尚父身歿未幾墳土僅乾兩壻前以當辜趙縱今又下獄設今縱實抵法非告非奴纔經數旬連罪三壻錄勲念舊或猶可容况在章程本宜宥免陛下方誅羣賊大用武臣雖見寵于當時恐息望于他日太宗之典尚在陛下明詔行之一朝背違不與衆守于教化恐失于刑法恐頗所益悉无所傷至廣臣非私趙縱非惡此奴叨居股肱職在匡弼斯事體敢不極言伏乞聖慈納臣愚懇于是上以縱所告雖重左貶而已當干殺之鎡乃令召子儀家僮數百人以死奴示之興元元年門下侍郎平章事蕭復充宣撫等使回與諸相對訖獨留奏曰陛下自還宮闕勲臣已蒙官賞唯旌善懲惡未有區分陳少游將相之寄最崇首貶臣節韋臯名位最卑特建忠義請令韋臯代少游則天下昭然知逆順之理上從之復出諸相李勉盧翰劉從一同歸中書中使續至揖從一附耳語退諸相各歸閣從一詣復曰中使宣旨令與公商量朝來所奏便進擬來勿令李勉盧翰知復曰適來奏對亦聞



斯旨然未諭聖心面已陳論上意尚爾復未敢言所  
陳事又曰唐虞有僉曰之論朝廷每事上合與公卿  
同議今李勉盧翰不可在相位即去之既在合同商  
量故獨避之此一節事且與公行之无爽但恐浸以  
成俗此政之弊也竟不言于從一奏之上寢不悅復  
之言先是淮南節度使陳少游首稱臣于李希烈鳳  
翔將李楚琳 節度使張鎰以應朱泚鎰判官韋臯  
先知隴州以隴之叛卒數百人拒此故復請行勸懲  
之命焉

正元三年正月上命玉工為帶有一銖誤墜地壞焉  
工者六人私以錢數萬市玉以補壞者既與諸銖相  
將矣及獻上即指其所補者曰此銖光彩何不相類  
工人叩頭伏罪上震怒令于京兆府各決重杖處死  
責其欺用伏詔至中書宰相柳渾執奏曰陛下若便  
賜死則已今事下有司請存詳理况玉工之罪或未  
詳審只緣人命至重所以獄讞有疑且方春極刑恐  
傷和氣容臣條奏以正刑典遂案律文但罪以壞玉  
者以誤傷乘輿器服杖六十餘五人並釋之以聞詔  
可其奏先韓滉自浙西入覲上虛已待之至于調兵  
食籠鹽鉄勾官吏贓罰鉅豪強兼并上委仗焉每奏



事或踰日盱他相克位而已公卿救過无暇无敢枝  
梧者澆常于省中榜吏至死渾雖澆所引惡其專權  
正色謂之曰先相公狷察為相不經年而罷况省闈  
非刑人之地相公奈何蹈前非行于今朝專立威福  
豈尊主卑臣之義澆感悟媿悔為霽震威焉渾判門  
下省吏曰當過宮渾悄然曰守職宜委有司更紛擾  
之非賢者用心也士或千里辭家以干微祿小邑主  
辦豈慮无能况旌善進賢事不在此其年吏曹擬官  
无退量者及渾城與吐蕃會盟于平涼其日上御便  
殿謂宰臣曰和戎息師國之大計今日將師事與卿

同歡馬燧前賀曰此之一盟國家將百年内更无蕃  
寇之患渾跪對曰五帝无誥誓三王无盟詛是知盟  
詛之興皆在季末今盛明之朝豈可復行夷狄人面  
獸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今日會約臣切憂之李晟  
繼前曰臣生邊城備知蕃人動先詐偽今日之事誠  
如柳渾所憂上變色曰柳渾書生未達邊事大臣智  
術美果亦有斯言乎渾晟咸頓首俯伏遂令歸中書  
其 三更邠寧節度使韓遊瓌遣使叩開遠門奏去  
云盟會不成將士覆沒上驚翌日臨軒慰勉渾曰卿  
大儒之士乃知軍戎情偽言成先覺有足嗟賞自此



驟加禮異 八年四月宰臣陸贄奏請臺省長官自薦屬官有曠敗則連坐舉主上許之俄旨曰外議以諸司所舉多引用親黨兼通賂遺不得實才今後卿等宜自選擇贄曰今之臺省長官皆是當朝華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利耶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出于其中今之宰臣即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即將來之宰相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為長官之時不能擇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其僚物議悠悠其惑頗甚上

竟不行 二十一年三月左僕射平章事賈耽以王叔文用事稱疾歸第鄭珣瑜亦稱疾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諸宰相方會食于中書故事百僚无敢通見者王叔文召直省令報直省懼入白韋執誼起迎就其舍語時杜佑高郢皆停筋以待報云王副使素飯索飯韋相公與之同食佑郢心知不可畏而不敢出言珣瑜獨嘆曰吾豈可復處此乎願左右索馬徑歸不起叔文亦無所顧忌焉 元和元年九月平西蜀初劉闢作亂上不欲用兵群議未決宰臣杜黃裳堅請討除已高崇文為行營節



度使文珍為都監數月崇文无功黃裳奏曰往年討吳少誠于淮西韓全義兵敗緣當時所徵之兵各有主將又制自監軍故也今日用兵與正元時不異臣切陛下惜之若獨任崇文必濟上從之及蜀平諸相入賀上獨勞黃裳曰卿之功也黃裳自始經營討闢至于成功指授崇文素憚保義軍節度使劉濼黃裳謂曰若不盡命以劉濼代之由是得崇文之死力時宿將專征者甚衆自謂當選詔出用崇文人大驚及王師入成都擒劉闢以獻詔刻石紀功于鹿頭山下二年二月上謂宰臣曰朕常覽前史見歷代帝王

或怠于聽理或親于煩政互有得失其理安在杜黃裳對曰帝王之務在于修己簡易擇賢任之宵衣旰食以求人瘼捨己從人以務厚下固不可怠肆安逸然事有綱領小大當務知其遠者大者至如簿書獄讞官吏能否本非人之所自任也秦始皇自程決事見噬前代諸葛亮伯國之相耳二十罰以上自省之亦不為敵國所誚知不堪魏明帝欲按省尚書疑事陳矯稱不可隋文帝日吳聽政每令衛士傳餐太宗文皇帝亦笑其煩察則為人上之體固不可代下司職但擇人委任責其功效賞罰苟信誰不盡心傳



稱帝舜之德曰夫何為哉恭已而已能舉十六相去  
四凶豈與勞神疲體自任耳目之主同年而語哉但  
人主之道患在不能推誠人臣之道患在不能自竭  
由是上疑下詐禮貌或虧欲求共理自然難致苟去  
此弊何患不至于理上深然其言十月西鄧度使  
李錡請朝覲上問宰臣武元衡曰不可且錡先請來  
朝覲詔既許之即又稱疾是可否在錡也今陛下新  
臨寶位天下屬耳目焉若使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  
從此去矣上曰然遽命追之錡果詐窮而反三年十  
一月上問為理之要何先宰臣裴均對曰先正其心

上深然之五年正月上謂宰臣禳灾祈福之事說  
其事信否李藩對曰臣切觀自古聖賢皆不禱詞故  
楚昭王有疾卜者為河為祟昭王以河不在于楚非  
所獲罪孔子以為知天道仲尼疾病門人子路請禱  
仲尼以為神道助順繫于所行已見全德无媿屋漏  
故荅子路云丘之禱久矣書云惠迪吉從逆凶言順  
道則吉從逆則凶詩云自求多福則禍福之來感應  
行事若苟為非道則何福可求是以漢文帝每有祭  
祝使有司敬而不祈其見超然可謂盛德若使神明  
无知則安能降福必知有期則私已求媚之事君子



尚不可悅之也况于神明乎由此言之則履信思順  
自天祐之苟異于此寔難致福故堯舜之務惟求修  
己以安百姓管仲云義于人者知其神蓋以人為神  
主故但務安人而已虢公求神以致危亡王莽妄祈  
以遭漢兵古今明誠書傳所紀伏乞陛下以漢文孔  
子 意為准則百福俱臻矣上深嘉之

唐會要卷第五十一

唐會要卷第五十二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暨修國史上柱  
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識量下

忠諫

識量下

元和五年八月上謂宰臣曰神仙長生之說可信乎  
李藩對曰神仙之說出于道家然道之所宗以玄元  
五千言為本按其文皆去華尚朴絕弃健羨以執柔



見素為道少思寡欲為貴其言皆于六經符協是故  
歷代寶之以理國理心之要未嘗有神仙不死之說  
後代虛誕之徒假託聖賢之言為怪譎之論末流漸  
廣及秦始皇漢武帝志求長年延召方士于是有盧  
生韓生少君樂大之類售其欺詐以為禱祠神仙可  
求不死二主溺信之始皇遣方士入海求三山靈藥  
遂外匿不歸漢武以女妻方士樂大後亦無驗樂大  
竟坐腰斬此則前代帝王惑于虛說者在前史其事  
甚明正觀末年有胡僧自天竺至中國自言能治長  
生之藥文皇帝頗信待之數年藥成文皇帝因試服

之遂致暴疾及大漸之際群臣知之遂欲戮胡僧慮  
為外夷所笑而止載在國史寔為至誠古人云服食  
求神仙多為藥所誤誠哉是言也君人者據宇宙之  
廣撫億兆之衆但當嚴恭夙夜務為理安則四海樂  
推無思不服天命所祐自知延長不可聽誘惑之虛  
說陛下春秋鼎盛方志昇平倘能深鑒流弊斥遠方  
士則百福自至坐臻永年伏願詳考古今以保至正  
天下幸甚  
十月以前河中節度使王鏐為檢  
校司徒充太原節度使初鏐以錢千萬賂中貴兼求  
相位宰相李藩與權德輿奉密旨曰王鏐可兼宰相



宜即擬來藩以為不可遂以筆塗兼相字復奉上德  
輿失色曰縱不可別宜作奏豈可以筆塗詔耶藩曰  
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上日且暮何暇別作奏德輿  
又續有疏曰夫平章事非序進而得國朝方鎮帶宰  
相者蓋有大忠大勲大曆已來又有跋扈難制者不  
得已而與之今王諤無大忠大勲又非姑息之時欲  
假此名寔恐不可從之

崔氏曰此乃不諳事故者之妄傳史官之謬記  
耳既稱奉密旨宜擬來則是得擬狀中陳論固  
不假以筆塗詔矣凡欲降白麻若商量于中書

門下皆前一日進文書然後付翰林草麻制又  
稱藩曰勢迫矣今日出便不可止尤為疏濶蓋  
由史氏以藩有直亮之名欲委曲成其美豈所  
謂直筆哉

六年上謂宰臣曰卜筮之事習者罕精或中或否近  
日風俗尤更崇尚何也宰相李絳對曰臣聞古先哲  
王畏天命示不敢專邦有大事可疑者故先謀于卿  
士庶人次決于卜筮俱協則行之末俗浮偽幸以徼  
福正行慮危邪謀覲安持疑昏惑謂小數能決之而  
愚夫愚婦假時日鬼神者欲利欺詐叅之見聞用以



刻射小近其事神而異之近者風俗近无成此弊俗  
聖旨所及實辨邪源存而不論弊斯甚矣

七年

五月上謂宰臣曰比者見卿等累言吳越去歲水旱  
昨有御史推覆至自江淮乃言不至為灾人非甚困  
不知竟有此否李絳對曰臣一昨見浙西東及淮南  
奏狀云本道水旱稻麥不登至有百姓逐食多去鄉  
井各請設法招攜意惧朝廷罪責苟非事寔豈敢上  
陳况天災流行年歲代有方隅授任皆朝廷信重之  
臣此固非虛說也御史官卑選擇非必能覽奏報之  
間或容希媚此正當奸佞之日近有兩輩御史至江

淮推鞠今理當詰遂不知言者之名伏望明示典法  
推誠于人夫本任大臣以事不可以小臣之言間之  
上曰卿言是也朝廷大體以恤人為本苟一方不稔  
當即日賑救濟其飢寒况可疑之耶向者不思而有  
此問朕知言之過矣絳等稽首陳賀于是命自今凡  
有被饑饉之境速蠲其賦其年十一月敕王稷家  
告事奴付京兆府決一頓處死初奴告稷換其父鍰  
遺表隱沒所進錢物即令鞠其奴于內伏有發中使  
就東都檢責其家財宰臣裴度奏曰王鍰亡歿之後  
其家進獻已多今因奴上告又命檢責其家事臣恐



天下將帥聞之必有以家為計者于是亟罷其使而殺其奴

十四年上謂宰臣曰聽受之間大是難事推誠選任謂所委必盡心及至所行臨事不无偏党朕命學士集前代曖昧之事為謗畧每欲披閱以為鑒戒耳崔群對曰无情曲直辨之至易稍懷欺詐審之實難故孔子眾好眾惡之論浸潤膚受之說蓋以曖昧難辨也若擇賢而任之以誠糾之以法則人自歸公孰敢行偽陛下詳觀載籍以廣聰明實天下幸甚十五年十月上謂宰臣曰用兵者必有勝敗之道乎

蕭悅對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聖王不得已而用之必以仁討不仁義討不義先務招懷不施掩襲古之明王之討叛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不犯田稼安人禁暴如救人于水火之中故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此必勝之道也如或肆小忿輕動眾敵人結怨師出無名非惟不勝乃自危之道固可深戒上深嘉其言

長慶元年穆宗謂宰臣曰前史稱文帝惜十家之產而罷露臺又云身衣弋綈足履革烏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何太儉也信有此乎宰臣崔植對曰良史所記



必非妄言漢興承亡秦殘酷之後項氏戰爭之餘海  
內彫弊生人力竭漢文仁明之主起自代邸知稼穡  
之艱難是以即位之後躬行儉約繼以景帝猶遵此  
風由是海內黔首咸樂其生家給戶足迨至武帝公  
私殷富用能出師征伐威行四方錢至貫朽谷至紅  
腐上務侈靡資用復錫來年稅及舟車六畜人不聊  
生戶口減半乃下哀痛之詔封丞相為富人侯皆漢  
史明徵用為事實且耕蠶之勤出人自力用既無度  
何由以致富雖據武帝嗣位之初物力阜殷前代无  
比固當因文帝勤儉之致也上甚善其言

開成三年文宗延英謂宰臣曰人傳符讖之語自何  
而來宰相楊嗣復對曰漢光武好以符讖之書決事  
近代隋文帝亦信此言自是符讖日滋只如班彪王  
命論所引蓋矯意以止賊亂非所重也李珣曰喪亂  
之時佐命者務伸命符理平之代只合推諸人事上  
又曰天后用人有布衣至宰相者當時還得力否楊  
嗣復對曰天后重行刑辟輕用官爵皆自圖之計耳  
凡用人之道歷試方見其能否當艱難之時或須拔  
擢无事之日不如且循資級古人拔卒為將非治平  
之時蓋不獲已而用之也上又問新修開元至要叙



置何如嗣復對曰臣等未見陛下若欲之子孫請付外叅詳可否玄宗好遊畋或好聲色與正觀之政不同故取舍須當方可流傳從之

四年文宗謂宰

臣曰朕在位十四年屬天下无事雖未至理平亦少有如今日也李珣對曰邦國安危如人身四體平和之時長宜調如恃安自忽則疾患旋生朝廷當无事之時思省闕失而補之則禍亂不作矣會昌三年澤潞節度使劉從諫卒軍人以其姪稹擅總番後事上令宰臣議可否宰臣李德裕曰澤潞國家內地不同河朔前後命帥皆用儒臣頃者李抱真成立此軍

身歿之後德宗尚不許繼襲令李緘護喪歸洛泊劉悟作進長慶中頗亦自專屬敬宗因循遂計從諫繼襲今若不加討伐何以號令四方若因循授之則藩鎮相效自茲威令去矣上曰卿若用兵必尅否德裕曰劉稹所恃河朔三鎮但得魏鎮不與稹同破之必矣請遣重臣一人傳達聖旨言澤潞命帥不同三鎮自艱難已來列聖皆許三鎮嗣襲已成故事今國家欲加兵誅稹其山東三川委鎮魏出兵攻之四至年果平劉稹德裕以功兼太尉進封衛國公

大中三年以戶部侍郎魏謩兼平章事中謝日奏曰



臣無夔契之才居夔契之任將何以仰報今邊戍粗安海內寧息臣愚所切陛下未立東宮俾征人傳道以存儲貳之重因泣下宣宗感而聽之先是累朝人君不欲人言立儲貳若非人主已欲臣下不敢獻言宣宗春秋高嫡嗣未辨謦作相之日率先啟奏人士重之

天祐元年四月和王傳張廷範善音律求為太常卿汴滑節度朱全忠以延範舊將吏薦用之宰相裴樞以延範非樂卿之才不允所薦

### 忠諫

正觀元年太宗嘗閒居于侍中王珪語時有美人侍側本廬江王瑗之嬪太宗指示之曰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之甚豈有不亡乎珪曰陛下以廬江取此婦人為是耶為非耶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耶臣聞于管子曰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婦人尚在左右臣竊以聖心為是之陛下若以為非所謂知惡不去也太宗雖不出美人而甚重其言



六年十二月四日上臨朝有誠懼之言中書令溫彥博曰陛下為政若正觀之初則無憂于不理矣上曰朕其怠乎侍中魏徵進曰陛下正觀之初勵精思理從諫如流每因一事觸類為善志懷節儉无所營求比者造作微多諫者頗忤以此為異耳上拊掌大笑曰良有是夫

十五年于益州造綾錦金銀等物特進魏徵諫曰金銀玉珠妨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飢一女不織天下有受其寒古人或投深谷或焚之通衢而陛下好之臣寔深恥之

永徽五年召長孫无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等李勣稱疾不至皆曰當緣昭儀事或曰長孫太尉當先言之遂良曰太尉上之元舅脫事有不如意使上有怒舅之名不可又曰英公勣上之所重當先言之遂良曰司空國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罪功臣之名不可遂良躬奉遺詔若不盡其愚誠何以下見先帝及入上謂長孫无忌曰莫大之罪絕嗣為甚皇后無胤息昭儀有子今欲立為皇后公等以為何如遂良曰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伏事先帝无愆婦德先帝疾甚執陛下手以語臣曰我好兒好新婦今將付卿



陛下親承德音言猶在耳皇后未有愆過恐不可廢  
臣今不敢曲從上違先帝之命上不悅翌日又言之  
遂良曰陛下不別立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  
要在武氏且昭儀經事先帝衆所共知陛下豈可蔽  
天下耳目使萬代之後何以稱傳此事陛下倘虧人  
子之道自招不善之名敗亂之端自此始也臣上忤  
聖顏罪合萬死但得不負先帝則甘從鼎鑊遂置笏  
于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乞放歸田里上大  
怒命引出之侍中韓瑗因奏事涕泣諫曰皇后是陛  
下在藩府時先帝所娶今无愆過即使廢出四海之  
士誰不惕然且國家累有廢立非長久之計也願陛  
下為社稷大計上不納及褚遂良貶官瑗復上疏理  
之曰遂良竭志公家親承顧託一德无二于古懍然  
此不待臣言陛下自知之矣无聞罪狀斥去朝廷上  
曰遂良悖戾犯上以此責之朕豈有過耶卿言何若  
是之深也瑗曰遂良可謂社稷忠臣昔微子去之而  
殷國以亡張華不死而綱紀不亂國之欲謝善人其  
哀伏願違彼覆車收以往過不納表請歸田里不許  
瑗又上疏曰臣聞王者立后作配天地比德日月若  
日月並明則照臨以海如日月薄蝕則天地昏矣且



匹夫匹婦尚相簡擇况天子乎夫皇后母儀萬國善  
惡由之故嫫母輔佐于皇帝妲己傾覆于殷王前載  
之事殷鑒不遠詩云赫赫宗周褒似滅之每覽前古  
未嘗不輟卷歎息不謂今日塵蹟聖代如今不法後  
嗣何觀伏惟陛下詳之无為後人所笑若使殺身以  
益國家菹醢之戮臣之分也昔吳王不用子胥之言  
子胥云臣見麋鹿遊于姑蘓臣恐海内失望之後有  
荆棘生于闕庭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中書侍郎來  
濟又密表諫曰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以上合乾坤  
之道象二儀教育之乂主承宗廟每臨天下匹配后

土執饋皇姑必擇禮教名家幽閒淑令副四海之望  
稱神祇之意是古周文造周妣氏興閔睢之化百姓  
蒙祚漢孝成任心從欲以婢為后遂使皇統中絕社  
稷淪傾有周之崇既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  
詳察

顯慶元年四月二十五日上謂侍臣曰馭下之道前  
王深以為難計古先帝王應有其要公等何思此術  
為我且論之中書令來濟對曰臣聞齊桓公出遊見  
二飢寒老人命食之老人曰請食天下食公遺之衣  
老人曰請遺天下衣桓公曰府庫有限安能周及老



人曰不然春不奪農時人即有食夏不奪蚕妾人即足衣由此言之省其徭役人自安之近者為山東役丁年別有數萬人將為煩擾欲取其庸直在京顧人充役復恐非宜臣等商量望長久法依舊役丁為便凡所施令貴在長行令正課外无別徭役足為穩便神龍元年二月侍中桓彥範上疏曰昔孔子論詩以閔睢為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理亂之端也故皇英降而虞道興仕妣歸而姬宗盛桀奔南巢禍階妹喜魯桓滅國惑以齊瑗伏見陛下每臨期德政皇后必施帷幔坐于殿上得聞政事臣愚歷選列辟詳求往

代帝皇有與嬪人謀及政事者莫不破國亡身傾軛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义由是古人譬以牝鷄之晨惟家之索易曰允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可忝預國政也伏願陛下覽古人之言察古人之言上以社稷為重下以蒼生為念宜令皇后无往正殿于及外朝專在中宮聿修陰教則坤儀式固鼎命惟永又路道籍籍皆云胡僧惠範矯託佛教詭惑后妃出入禁闈撓亂國政陛下又微行數幸其私第上下媒黷有虧尊嚴又聞興化致理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弃惡故孔子曰執



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疑衆者殺今惠範之罪甚于此也若不急誅必生變亂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實賴天聰早加裁貶上不納

景雲元年六月睿宗初即位與侍臣議立皇太子中書舍人叅知幾務劉幽求進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享天下之福極天下之危者受天下之安伏以平王除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則莫大語德則最賢臣又聞宋王已下以平王有大功咸懷推讓上意乃定

開元二十一年萬年縣尉李美玉得罪上令流于嶺

外黃門侍郎韓休進諫曰今朝廷有大奸尚不能去豈得捨大而取小也臣竊見金吾衛大將軍程伯獻恃怙恩寵所在貪冒第宅輿馬僭擬過甚臣請先出伯獻而後罪美玉上不許休固爭曰美玉微細尚猶不容伯獻巨猾豈能无罪陛下若不出伯獻臣即不敢奉詔流美玉上以其言切直竟從之宋璟聞之曰不謂韓休乃能如此是仁者之勇也

二十四年崔希逸代牛仙客為河西節度奉河西軍資儲蓄萬計遂令刑部員外郎張利正覆之有寔上悅將與之尚書中書令張九齡諫曰不可尚書古之



納言若非歷踐內外清貴之地妙有得者不得充之  
仙客河湟一使典耳技升清流齒班常伯此官邪也  
又將與之封九齡曰邊將積穀帛繕兵器蓋將帥之  
常而陛下賞之金帛即可尤不可裂地而封上怒曰  
卿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豈有門籍九齡頓首謝曰  
臣荒陬賤類陛下以文學用臣仙客起自胥吏目不  
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士羞與絳灌齊列陛下必大用  
仙客臣亦恥之

元和六年上謂宰臣曰大凡行事恒患不通于理已  
然之失追悔誠難古人處此復有道否李絳對曰行

事過差聖哲之所不免故天子致群臣以匡其失故  
主心治于中臣論正于外制理于未亂銷患于未萌  
主或有過則諫以正之故上下同體猶手足之于心  
膂交相為用以致康寧此亦常理非難遵之事但矜  
得護失常情所蔽古人貴改過不吝從善如流良為  
此也臣等備位无所發明但陛下不廢芻言則端士  
賢臣必當自效上曰朕擢用卿等所欲冀直言各宜  
盡心以匡不迨无以獲失為慮也

九年十二月釋下邳令裴寰之罪初每歲冬以鷹犬  
出近畿習狩謂之外按使領徒數百輩特恩恣橫郡



邑懼擾皆厚禮迎稿恣其所便止舍留邨百姓畏之  
如寇盜每留旬日方史其所至是行恣下邨寰為令  
嫉其強暴擾人但據文供饋使者歸乃譖寰有慢言  
上大怒將以不敬論相武元衡等于延英懇救理之  
上怒不改及出逢御史中丞裴度入元衡等謂曰裴  
寰事上意不開恐不可論度唯而入抗陳其事謂  
寰无罪上愈怒曰如卿言罪則當決妨小使如小使  
无罪則當決寰度曰誠如聖旨但以裴寰為令長憂  
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罪之上怒稍解初令書罰翌  
日釋

十三年二月上以淮蔡既平將欲內晏因是稍恢宮  
觀廣制度詔六軍使勅修麟德殿之名廊公費不足  
至有出家財以助軍使張奉國白于執政裴度從容  
上言曰陛下有將作內作營御之役有司具存豈可  
使功臣破產修造上怒奉國輩漏洩令奉國致仕斥  
李文悅梁希逸歸私第俄釋不問其年十月杖殺五  
方使楊朝汶初有賈人張陟負五方息利餞徵理經  
時不獲朝汶遂取張陟私家簿記有姓名者雖已償  
訖悉囚捕重令償之其間或不伏者即列拷捶之  
具于庭平人恐懼遂稱實負陟錢互相牽引繫囚至



數十百人中書門下御史臺皆為追捕又于陟家得  
盧載初負錢文記云是盧大夫書跡遂追故東川節  
度使盧但家僮促期使納坦甥不敢理盡以償訖徵  
其手記乃鄭滑節使盧群筆也群字載初既而坦男  
理其事五方使曰此錢已上進不可得矣于是御史  
中丞蕭俛洎諫官累上疏陳其暴蠹之狀宰臣裴度  
崔群因對又極言之上曰且欲與卿等商量  
小事我自處置裴度進曰小兵小事也五坊使追捕  
平人大事也兵事不理只憂山東五坊使橫暴恐亂  
輦轂上不悅及對羅上乃大悟召五坊使數人曰嚮

者為爾使吾羞見宰臣遂杖殺之即日原免坐繫者  
其年十二月上嘗與宰臣議及臣人事主當力行善  
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樹朋黨朕甚惡之裴度對曰臣  
聞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故君子小人未有无徒者但  
君子為徒則是同心同德小人為徒則是朋黨此事  
外甚相侶中寔相遠在聖主觀其所行事以辨之耳  
上良久曰他人有言亦與卿等相侶豈亦辨之度等  
退相謂曰聖上今日所論君子小人之事可謂誠言  
是則聖旨以為難辨則難矣今陛下以為辨之難則  
君子小人稱久當自區別矣他日宰臣或以當今利



病欲有所釐改及陳為臣事君之道上必徃復詰問  
既盡理之後則曰凡好事只說則易躬行則難卿等  
既為朕言之當須行之勿空陳說而已宰臣起而對  
曰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陛下今日處分可為至  
言臣等敢不策勵以副天心然亦以天下之人從陛  
下所行不從陛下所言臣亦願陛下无言之在行之  
耳上大欣納

十四年九月上謂宰臣曰朕讀玄宗實錄見開元之  
初銳意求理至十六五年則稍懈至開元末又侶不  
及中年其故何也崔群對曰玄宗生長人間身經屯

難故即位之初知人疾苦躬恤庶政有姚崇宋璟盧  
懷慎輔以道德蘓頲張嘉正李元紘杜暹韓休張九  
齡皆孜孜守政以故稱理其後承平日久安于逸樂  
漸遠正士而近小人宇文融以聚斂媚上心李林甫  
以奸邪惑上志而終之揚國忠故及于亂今陛下以  
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是乃社稷无疆之福也  
時有以諂刻欺蔽在相位者故群以是諷焉長慶元  
年八月上謂宰臣曰國家正觀中致理昇平盖太宗  
文皇帝躬行至德以啟王業及至開元累有內難玄  
宗臨御興復而一朝聲明最盛歷年最久何以致之



也崔植對曰前代創業之君多起自民間知百姓之疾苦初置丕業皆能勵精太宗又特稟上聖之資同符堯舜是以正觀一朝四海寧泰又有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之比為輔佐動皆直言事无不理玄宗守之繼體嘗經天后朝危惧久遭外危開元初得宋璟姚崇委之為政此二人皆上材公直動每推公又每進忠言致君于道璟嘗自寫尚書无逸篇為圖以獻玄宗置之內殿出入規省常記在心故任賢戒慾朝夕孜孜開元末因無逸圖壞始以山水圖代之自後既無座右箴規又奸臣用事希恩養慾寔兆亂萌

建宗初德宗皇帝常問先臣開元天寶間事先臣具以此事陳奏臣在童卯即聞其說信知古人以韋弦作戒其益弘多伏願陛下以無逸為元龜天下幸甚上深納其言

四年五月上以富有春秋畋獵之暇好治宮室嘗建別殿以新讌遊及庀徒歲事功用至廣宰臣李程諫曰自古聖帝明王率資儉德以化天下况諒陰之內豈宜興作願陛下悉已見在瓦木及工役之費回奉陵寢上嘉納焉

咸通八年懿宗

伶官李可及為左威衛將軍中書



侍郎監修國史曹確執奏曰臣覽正觀故事太宗初  
官品令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員顧謂玄齡曰朕設  
此官員以待賢士商工雜色之流假令術踰儕類止  
可厚給財物必不可授之官秩大和中文宗欲以伶  
官尉遲璋為王府率拾遺竇洵直極諫乃改光州長  
史伏望以兩朝故事別授可及之官疏奏不從十一  
年同昌公主薨懿宗尤所鍾愛以翰林醫官韓宗邵  
等用藥无效繫之獄宗族連引三百餘人宰相劉瞻  
召諫官令上疏官无敢言之者瞻乃自上章極言帝  
怒貶為康州刺史



昭和十一年十月十日



|| 木野 ||

木野



